



中興兩朝編年綱目卷第十二

高宗皇帝 起丁丑紹興二十七年 止庚辰紹興三十年



丁丑 紹興二十七年春正月詔侍從薦宗

室與召對 上嘗諭宰執曰宗室中有才學者進三兩人 於是詔侍從各薦宗室文臣京官以上材識

治行者兩人 特與召對 二月更科舉法 兼行經義詩賦第一場大 小經各一道上以經學復

微故有是旨三十年 復分經義詩賦取士 以辛次膺為給事中 自正 後

給事中不除者七年 ○時淮南運使蔣粲除戶部侍郎次膺 繳駁之以其交結內侍王晉錫得其薦引之力上命以次官

書行而趙逵復 繳還遂寢其命 芝生太廟 仁宗英 宗室柱 命孟忠厚提

舉祕書省

詔忠厚過局如宰執例○忠厚尋卒詔以提舉祕書省印納禮部自是不復除

福建鹽錢

初詔本路提刑吳達覈實鹽事達請宜約州縣歲費總數除二稅所入外有闕即分鹽綱

補之凡上四郡及屬縣歲般千有六百萬斤視舊直十損其三毋得敷於民戶舊漕司取於州縣號增鹽錢及提舉司取吏祿錢皆損三分之一又帥漕二司毋得鬻鹽以侵州縣自是閩之上四郡民力雖稍寬矣然郡邑無以供百費且尤非轉運司之便故眾論搖之達尋移鼎州憤而死於是殿中侍御史王珪乃請令諸司相度更定十一月諸司請運鹽如達數而增其直上命輔臣計之會提舉常平鹽事張汝楫別奏乞行鈔法上以問陳誠之誠之曰閩中山溪之嶮細民冒法私販雖官賣鹽猶不能絕若百姓賣鹽豈無私販之弊第恐不盡請鈔則有虧額上曰中間福建曾用鈔法未幾復罷若可行祖宗已行之不待今日正如萬戶酒前日欲推者甚多然竟不可行大抵法貴從俗不然不可經人時福建歲認鈔

錢三十萬緡乃詔減八萬自此漕

○試博學宏詞科

貢院考到博學宏詞合格

三月立改官人注縣法

選入周必大詔與堂除
從侍御史周方崇之請也上謂宰執曰徽宗嘗言仁宗朝每除執政大臣必先問曾歷親民否蓋親民則能通世務置之廊廟天下利病知過半矣此朕昔年恭侍親聞玉音誠可為萬世法也遂可其奏

親試舉人

王賜

十朋等四百餘人及第出身有差先是御筆宣示考試官曰對策中有鯁亮切直者並寘上列以稱朕取士之意時十朋首以法天攬權為對且曰臣勸陛下攬權者非欲陛下衡石量書如秦皇帝而謂之攬權也又非欲陛下傳殮聽政如隋文帝而謂之攬權也又非欲其以強明自任親治細事不任宰相如唐德宗而謂之攬權也又非欲其精於吏事以察為明無復仁恩如唐宣宗而謂之攬權也蓋欲陛下懲其所既往戒其所未然操持把握使威福之柄一出於上不至於下

移而已又曰朝廷往嘗屢有禁鋪翠之令矣而婦人以翠羽
為首飾者今猶自若也是豈法令之不可禁乎豈宮中服澣
濯之化衣不曳地之風未刑於外乎夫法之至公者莫如選
士名器之至重者莫如科第往歲權臣子孫門客省闈殿試
類皆竊巍科而有司以國家名器為媚權臣之具而欲得人
可乎又曰臣願陛下以正身為攬權之本而又任賢以為攬
權之助廣收兼聽以盡攬權之美權在陛下之手則所求無
不得所欲皆如意雖社稷之大計天下之大事皆可以不動
聲色而為之矣閻安中策言太子天下本自昔人君嗣政之
後必建立元子授之匕鬯所以繫隆社稷基固邦本示奕世
無窮之休臣觀漢唐史東海王彊之於顯宗宋王憲之於明
皇帝既皆為太子矣暨天命定於後莫不優加職秩大封殊
禮退就宮邸當時無間言後世無異議孝成帝即位二十五
年立弟之子定陶王為子今陛下之心祖宗之心也聖慮經
遠神幾先物嘗修祖宗故事累年于茲矣日就月將緝熙光
明之學其歷試周知不為不久矣而儲位未正嫡長未辨臣

愚深恐左右近習之臣浸生窺伺漸起黨與間隙一開有誤
宗社大計此進退安危之機也臣願陛下斷自宸衷蚤正儲
位以繫中外之望上謂大臣曰昨覽進士試卷其間極有切
直者如論理財則欲省修造朕雖無崇臺榭之事然喜其言
直至論銷金鋪翠朕累年禁止尚未盡革自此當立法必禁
之去年交趾獻翠毛五百尾朕未嘗用當焚於通衢時上臨
御火主器未定大臣無敢啓其端者安中對策獨以儲貳為
請上感其言擢安中第二始蜀人未集上數有展日之命沈
該奏天時向暄恐陛下臨軒不無少勞上不許及唱名安中
及第三人梁介皆蜀人上甚喜○武舉趙應熊等十五人應
熊武藝絕倫且試南省為第一人上謂大臣曰徽宗時如馬
廣馬識遠俱以武舉擢用或衝命出疆今次魁選文武皆得
人應熊弓馬甚精文武亦可采朕
樂於得士雖終日臨軒不覺倦也
萬俟卨 謚忠 夏
四月嚴失舉罰 先是刑部郎張杓奉詔薦王管官告
院鮑譽召對而人才凡下上諭大臣

曰朕不能盡識天下多士故令侍從臺諫各舉所知若不
精審非朕求才之意乃罷之於是臺臣以為言詔降一官

月以湯思退為右僕射○趙逵周麟之為

中書舍人逵入謝上諭曰朕所以用卿卿既知之朝有
闕政無鉅細宜助朕也謂近臣曰趙逵純正

可用逵登第踰六年而典外制自中興後所未有秋七月詔監司郡守察

舉縣令○戒飭臧吏○以陳俊卿為著作

佐郎俊卿時為校書郎上疏言人之才性各有所長穆契
臯陶垂益伯夷在唐虞之際各守一官至終身不易

此數君子者苟使之更來迭去易地而居未必能盡善况其
餘乎今也監司帥臣鮮有終其任者遠者一年近者數月輒
已遷徙州縣百姓送往迎來之不暇其為勞費不可殫舉以
至內而朝廷百職事之官亦無肯安其職業為三數年計者

往往數日待遷視所居之官有如傳舍雖有勤恪之人宣力
公家於人情稍通綱條稍舉已捨而他去後來者或未能盡
識吏人之面知職業之所主則又遷矣因循歲月積弊既久
是以胥吏得以囊橐為姦賄賂公行而莫之誰何如此而望
立業之舉難矣哉嘗讀國史見太祖朝任魏丕掌作坊十年
則温叟為臺丞十有二年太宗朝劉蒙正掌內藏二十餘年
陳恕在三司亦十餘年此祖宗用人之法也望與執政大臣
參酌立為定論其監司帥守有政術優異者或增秩賜金必
待終秩而後遷擢至於朝廷百執事之官亦當少須歲月俾
久於其職然後察其勤惰而升黜之庶幾人安其分盡瘁於
國無有過望而萬事舉矣詔三省行下而遷俊卿為著作佐
郎○俊卿時兼普安王邸教授每當講必傳經啓沃多所裨
益王深器之一日王習鉉鞠俊卿微誦韓愈諫張建封書以
諷王即誦全文不遺一字俊卿退而喜曰王聰明而樂從諫
社稷之福也

復命令經兩省制中書舍人周麟之言國
朝以東西二省為維持

政本之地政令之罷行失當人才之進退非宜在中書則舍人得以封繳在門下則給事中得以論駁皆於命令未行之前而救正之爰自近歲事與舊違當軍興時則以事干機速不可少緩及休兵之後用事者又任私意廢棄成法故有所謂中入報者有所謂尚先行者有所謂入己者皆成定例詔旨一頒敕劄隨降所謂給舍但書押已行之事而已甚非祖宗分省設官之意望申明舊制凡命令之出並經兩省或無封繳即皆畫押行下以復祖宗之成憲從之

八月

收諸路給餘僧牒

賀允中上殿朕問即今僧道之數用三省請也上曰昨權禮部侍郎

允中言有僧二十萬道士纔萬人朕見士大夫奉佛其間議論多有及度牒者朕謂目今田業多荒不耕而食者猶有二十萬人若更給度牒是驅農為僧且一夫受田百畝一夫為僧即百畝之田不耕矣佛法自東漢明帝時流入中國終不可廢朕亦非有意絕之正

九月申嚴常平賑濟法

恐僧徒多則不耕者衆矣

○冬十月以曾幾為祕書少監

幾入對言士氣不振陛下欲

起之於一朝矯枉者必過直雖有折檻斷鞅牽裾還笏若賣直沽名者宜皆優容獎激之上大悅遂有是命幾承平時已為館職去三十八年而再用鬚髯皓白衣冠甚偉每與同舍會多言前輩言行臺閣典故薦紳皆推重焉

進讀

三朝寶訓終篇○進讀漢書

侍讀王師心奏曰祖宗創業垂統所

以長慮却顧為子孫萬世之計甚備熙寧大臣私意改作流毒至今不可不監人言帝王之於史其要在於觀得失究治亂今進讀漢書願摘切於治體者讀之詔可

戊寅紹興二十八年春正月復給舍分書

制敕法

並令依自來條制

考察監司守令

上曰守令舉職已許監司

列薦而監司賢否勤墮將使誰察之宜依守令別為考察之法

二月陳誠之陞為

知院事○授鄭樵官

先是王綸在經筵與講讀官同薦興化軍布衣鄭樵學行

上召對授右迪功郎其所著通志令有司給札繕寫投進

三月辛酉朔日有食

之陰雲不見宰臣欲率百僚捕賀詔止之

神宗寶訓成

曾幾上之凡一百卷

立內

外官更迭久任法

詔略曰今後侍從有關通選師臣及第二任提刑資序曾任郎官以

上者卿監郎官闕選監司郡守之有政績者並須治狀昭著及有譽望之人卿監郎官未歷監司郡守者令更迭補外在內官除詞臣臺諫係朕親擢餘並須在職二年方許遷除庶內外適均無輕重之偏職業修舉有久任之效以副朕重民事之意三省同共遵守
夏五月命修邇英記注起居舍人洪遵請以

經筵官除罷及封章進對燕會錫予講讀問答等事
悉行編錄以邇英記注為名從之自是年秋講始

六月

嚴內侍罰

蔣堯輔為永祜陵都監以不法屬吏當死特命貸死配新州上因謂輔臣曰朕待內侍加

嚴故比前犯法者少以此知人主之於臣下以嚴御之者乃所以愛而全之也

有星晝隕○嘉

陵江溢

興州利州太安軍皆被水

秋七月嚴銅器禁

出御府銅器千

五百事送鑄錢司遂大斂

以賀允中為吏部尚書

允中先在黃門多所駁正時三衙刺兵改易軍分及牧馬營地占奪民田大將有回授其子而轉閣職及中貴人遷秩不應法或免試補官特差之類允中繳論不一嘗因對論君子小人之異允中言君子志在尊君則不能無忤小人志在悅君故第為詭隨此不可不辨也上稱羨久之○先是張浚之子子顏子正孫宗元因內侍張去為進金數千兩乞除待制

命下允中駁之上再令三朝正史徽宗實錄成

揚椿書行椿復繳之及徽宗實錄成不許稱賀

神宗哲宗徽宗三朝正史言兩浙江湖歲認米以石計者兩浙一百五十萬除三十五

萬折錢一百一十萬緡今發八十五萬江東九十三萬今發

八十五萬江西一百二十六萬今發九十七萬湖南六十五

萬今發五十五萬湖北三十五萬今發一十萬欲且依舊減

數以憑科降詔依數發足

八月地震○九月以王剛中為

四川安撫制置使

先是權札部侍郎孫道夫言中外籍籍皆謂金人有窺江淮意不知

達聖聽否上曰朕待之甚厚彼以何名為兵端道夫曰夷狄禽獸也彼身殺其兄而奪其位興兵豈問有名願陛下預為

之圖又言成都帥陛下不可不擇宜求才可以制置四川者二三人常置之聖度上曰當儲人以待緩急之用剛中言禦

戎最今日先務之急夷狄之情強則犯邊弱則請盟今勿計夷狄之強弱蓋先自擇將帥蒐士卒實邊儲備軍械加我數

年國勢富彊彼請盟則為漢文帝犯邊則為唐太宗上壯其言會西蜀謀帥宰執謂宜得文武威風識大體者上曰無逾

王剛中矣遂有是命又令道夫以蜀中利害語之○時太常傳士杜莘老因轉對亦論虜將敗盟宜飭邊備且曰勿恃其

不來恃吾有以待之上稱善再三詔戒侈靡初上作損齋屏去玩好置之

之所且為之記賀允中請以賜羣臣上謂宰執曰允中嘗於經筵問朕好道之意朕謂之曰朕之所好亦世俗之所謂道也若果能飛昇則秦皇漢武當得之若果能長生則二君至今不死朕惟治道貴清靜故恬淡寡慾清心省事所謂為道日損期與一世之民同躋仁壽如斯而已當降出碑本以賜卿等朕又惟比年侈靡成風如婚祭之類至有用金玉器者此亦不可不戒於是冬十月罷沒官戶絕田

降詔諭中外如上述

緡錢五百萬
十一月平江常湖州水
出內藏緡錢代輸民租凡

令戶部椿管
三萬九千餘緡
已卯郊
上親製祀天地宗廟樂章十二章

付戶部代之
進沈該言恐賜賚之際或不足用上曰大禮支費朕半年前
己預立定格無分毫濫用比之前郊才及十之五該曰陛下

恭儉出於天性豈前
是歲復興元等州義士
自議和後

代帝王所可改及
議者乃奏罷利路諸州義士至是知興元府姚仲言聞虜有
意敗盟乃奏復之議者亦謂興洋舊有義士萬餘皆驍勇可

用抵是免身丁差役之類不費有司錢糧乞依舊收充以時
教閱奏可○時又有請申嚴廣西土丁之法云自嘉祐間憲

臣李師中帥臣余靖奏團結訓練土丁以備邊其後熙寧紹
聖大觀以來修為成法每歲農隙分之州縣更番教閱一月

而罷百餘年間壓盜鎮蠻既無戍役之勞又省供匱之費比
平以來良法幾廢望申倣之○去夏新知福州沈調言福建

諸縣舊有忠義社各隨鄉材多寡團結推擇豪右眾所畏服
者以為長副量置槍杖器甲之屬以故盜賊屏息民以為便
今為官司科率搔擾甚失本意乞
令守臣覺察帥憲司舉按從之

已卯紹興廿九年春正月朔行皇太后慶

壽禮
以皇太后年登八十詣慈寧宮行慶壽禮依建隆故事許百僚稱賀應有官及舉人父母年八十以上者

推恩
詔修吏部七司條法
詳定一司勅令黃祖舜奏欲將舊來條法與今

有差
事體不同立為參附參照施行上謂宰臣曰祖宗成憲不可
廢也存之以備照用甚當但令所修法須與祖宗法意不相

違背仍諭
二月罷榷場
詔沿邊榷場數多致夾帶禁物與詳定官及私相往來惟存泗州盱眙軍

兩處餘悉罷之以本軍繳到北界泗州
詔舉將帥
先是禮部備坐虜人所降旨揮移牒遂有是詔

侍郎孫道夫奉使北境回言金國主亮詰以關陝買馬非約恐將求釁于我士之有識者未敢顯言為備校書郎汪澈因對言立國惟文武二道而人才尤不可偏要當求於無事之時陛下親政以來除召四出滯者奮屈者伸然武臣中未聞有薦者望詔帥臣監司於本路大小使臣舉智謀可充將帥勇鷲可率士卒者其侍從臺諫官如有所知亦許論薦詔從之擢澈為監察御史○吏部侍郎兼義問言有備無患陛下當密行之請防海道守淮甸遣戍卒嚴斥堠揀軍牧馬此六者今日急務卒行則不及預備則有餘矣尋以義問兼權尚書

大雪雨雹 ○三月

詔舉制科 ○蠲積逋

二十七年以前積欠官錢及四等以下戶官欠皆除之上

語宰執曰輕徭薄賦所以息盜歲之水旱所不能免儻不寬恤而惟務催科有司又從而加以刑罰豈使民不為盜之意故治天下當以愛民為本 ○夏四月鎮江火 命振以黃中為

秘書少監

時沈介以秘書少監為賀正使中以國子司業為賀生辰使相先後還中言彼國治汴京

役夫萬計此必欲徙居以見迫不可不早自為計時約和久中外解弛無戰守備上矍然曰但恐為離宮也中曰臣見其所營悉備此不止為離宮若南徙居汴則壯士健馬不數日可至淮上惟陛下深圖之左右相聞之皆不悅詰中曰沈監之歸屬耳不聞此言公安得為此也居數日復往白請以妄言即罪思退怒至以語侵中舊例使北還者率得從官遂遷介吏部侍郎而以中補其處○先是武成王廟生芝草武學博士朱熙載密為圖以獻宰相召長貳赴都堂責之曰治世之瑞抑而不奏何邪祭酒周綰未及言中指其圖謂曰治世何用此為綰退而歎曰惜不使通老為諫諍官通老中字也

五月出內帑緡錢賜戶部

上謂宰執曰比緣河

支內帑錢伍百萬緡以佐調度朕自息兵講好二十年所積豈以自奉盍欲備不時之須免臨時科取重擾民耳可令戶

部計每歲經常之費量入為出而善藏其餘自非饑饉師旅勿得妄動

以公據關子給

總司

此楮幣張本也戶部言諸路屯駐大軍例當貼降錢應副欲下推貨務場印給公據關子赴三路總領所

招誘客人筭請准西湖廣各關子八十萬緡准東公據四十萬緡皆自十千至百千凡五等內關子作三年行使公據作二年許錢銀中半入納依自來優潤分數從之○明年六月知臨安府錢端禮請復令推貨務給降諸軍見錢公據關子三百萬緡准東總領所四十萬緡准西湖廣總領所各百一十萬緡平江府宣州各十萬緡聽商人以錢銀中半請買

頒監司守臣舉薦按察八條

守臣言近旨令監司守臣按察所部

官屬其治蹟顯著者保舉陞擢乞倣元祐間司馬光陳請舉按官吏八條重行修立於是立舉薦四條曰仁惠公直明敏廉謹按察四條曰苛酷狡佞昏儒貪縱凡八條六月王綸使虜謝使時士大

弟廿一兵拏禍結

奴字疑誤

廿五丁在郡力年力字疑多字之偽

夫時為禮部侍郎數言思其引用張浚故出之

夫數言虜情難信請飭邊備沈該等不以為然奏遣大臣往探虜意且尋盟焉綸還入見言鄰國恭順和好無他湯思退等皆拜賀上曰前此中外紛紜之論皆欲沿邊屯戍軍馬移易將帥及儲積軍糧之類便為進取之計萬一遂成輕舉則兵拏禍結何時而已今而後宜安邊息民以圖久長思退曰

遇事明了州人目為水晶燈籠詔戒驕惰禁賂遺

宰執尋請以二詔立石於尚書省以墨本頒于中外從之遣官覈實常平義倉

從浙西提舉呂廣問之請也於是遣司農寺丞韓元龍往浙西平江通判任盡言往江東餘路委漕臣覈實仍將侵支借允失陷數目報提舉常平官措置沈該罷職奉祠再論落職閏月

部計每歲經常之費量入為出而善以公據關子給

藏其餘自非饑饉師旅勿得妄動

總司 此楮幣張本也戶部言諸路屯駐大軍例當貼降錢

招誘客人等請准西湖廣各關子八十萬緡准東公據四十

萬緡皆自十千至百千凡五等內關子作三年行使公據作

二年許錢銀中半入納依自來優潤分數從之○明年六月

知臨安府錢端禮請復令推貨務給降諸軍見錢公據關子

三百萬緡准東總領所四十萬緡准西湖廣總領所各百一

十萬緡平江府宣州各十萬緡聽商人以錢銀中半請買

頒監司守臣舉薦按察八條 守臣言近旨令監

官屬其治蹟顯著者保舉陞擢乞做元祐間司馬光陳請舉

按官吏八條重行修立於是立舉薦四條曰仁惠公直明敏

廉謹按察四條曰苛酷

狡佞昏儒貪縱凡八條

六月王綸使虜 以同知充稱謝使時士大

夫數言虜情難信請飭邊備沈該等不以為然奏遣大臣往

探虜意且尋盟焉綸還入見言鄰國恭順和好無他湯思退

等皆拜賀上曰前此中外紛紜之論皆欲沿邊屯戍軍馬移

易將帥及儲積軍糧之類便為進取之計萬一遂成輕舉則

兵拏禍結何時而已今而後宜安邊息民以圖久長思退曰

遣使尋盟和好益堅皆陛下威德所致然金主亮已定寇江

之計綸所見蓋妄也

孫道夫罷 知綿州道夫時為禮部侍郎數言

武事沈該慮其引用張浚故出之

先是道夫嘗知蜀州在郡力年

詔戒驕惰禁賂遺

宰執尋請以二詔立石於尚

遣官覈實常平義倉

書省以墨本頒于中外從之

從浙西提舉呂廣問之請也於是遣司農寺丞韓元龍往浙

西平江通判任盡言往江東餘路委漕臣覈實仍將侵支借

允失陷數目報提

沈該罷 臺諫交章論之也與

舉常平官措置

閏月

省淮西冗官

凡百六十員以事簡民稀州郡無以供給故也

秋七月李燾

上續皇朝百官表

燾時知雙流縣翰林學士周麟之言燾嘗續皇朝公卿百官表九十

卷詔給筆札錄付史館燾博學剛正張浚張燾咸器重之秦擅權迄不與交通坐此假蹇州縣垂二十年王剛中帥蜀聞其名辟為幕屬初燾以司馬光百官表未有繼者乃徧求正史實錄傍採家集野史增廣門類起建隆迄靖康合新舊官制踵而成書其後續資治通鑑長編蓋始于此

提點鑄錢官

以李植為之罷提領官明年植以巡歷過行在言歲額錢內藏庫二十三萬

緡左藏庫七十餘萬緡皆是至道之後額數自紹興以來歲收銅止及二十四萬斤鈔二十萬斤錫五萬斤此最多之數紐計鑄錢一十萬緡外有拘到諸路銅器二百萬斤搭以鈔錫可鑄六十萬緡乃時暫所拘乞據逐年所產權立為額事

下工部至是本部言若依所乞委是數少且以酌中之數五十萬緡為額從之○又明年纔鑄及十萬緡

八月

減進奉銀

辰內教鴨養將士外朕生日皇后生日冬年

寒食節並減半餘悉免宰執奏仰見陛下約已便民躬儉之德度越前代遠甚子也少孤從延平李侗學弱冠中進士第調泉州同安簿當路尊敬不敢以屬吏相待同安之民不忍其去歷四考罷歸於是請奉祠祿以奉親講學為急築室武夷山中四方游學之士從之者如市上聞其賢故召之燾卒不至

月以湯思退陳康伯為左右僕射

上謂康伯曰卿靜重

明敏一語不妄發真宰相也今與思退共政如有可否不憚商量康伯曰大臣論國事進退人材自當盡心若媿阿取容植黨以自固臣不敢也故事宰臣初除例賜銀給思退等辭上曰此舊格何足辭思退等言今國用匱乏自入主及百司

皆當節省庶幾有濟臣等若盡受何
何以風百寮力請減半上從之
赦 以皇太后 皇太后

韋氏崩 國朝典故自南渡後多出於有司省記至恤章
又諱不錄至是一時斟酌皆出於太常少卿宋

乘而博士杜莘老又以古詛裁定百官入臨皆言服吏部郎
虞允文獨易服有非之者允文不改俄詔百官易服○宰相

召莘老赴堂曰有旨問含玉之制莘老曰禮院故事所不載
以周禮典瑞鄭元所注製之其可因立具奏上覽之曰是真

禮官也○甲辰有司以辰日罷朝夕哭起居郎權中書舍人
黃中爭之曰此非經且唐太宗猶以是日哭其臣况臣子於

君母乎○皇太后殿殯有司以權制已訖請百官以吉服行
事黃中復曰唐制啓殯雖在易月之外猶曰各服其初服今

以易月故而遂吉服以殯非禮也朝廷用
之於是自官常服黑帶入朝衰服行事
冬十一月賀

允中使虜

奉皇太后留遺物使虜至汴京就館宴日用
常例賜花虜已有背盟意用吾叛將孔彥舟

押宴允中辭曰使人之來致太母遺物國有大喪樂何忍聞
况戴花乎其使人怒謂將殺之允中曰主人無暴事固有體
吾年餘七十矣當守節而死彥舟解曰兩國通好久參政勿
動心也揖允中坐命左右捧花侍側而已使還言虜必敗盟
宜為

備 **祔殯顯仁皇后** 祔陵西 **十二月以張燾為**

吏部尚書 初上知普安郡王之賢欲建為嗣而恐顯仁
皇后意所未欲遲回久之顯仁崩上問燾以

方今大計所在燾曰儲貳者國之本也天下大計無踰於此
今兩邸名分宜早定上喜曰朕懷此久矣卿言適契朕心聞

春當議典禮燾頓首謝時風俗侈靡財用匱乏燾勸上止北
貨之貿易省非時之賜予罷土木減冗吏躬行節儉民自富

足上嘉 **減西和鹽價** 先是州之監官并產鹽盡鬻於
獎再三 **虜使來** 正使施宜生

利州鑄錢之本鹽多地狹每斤為 **虜使來** 副使耶律翼
直四百民甚苦之上聞命減其半

宜生坐范汝為事遠竄遂奔偽齊齊廢復為虜用至是以翰
林侍讀充賀正使張燾奉詔館客宜生素聞其名畏慕之一
見顧翼曰是使南朝不拜詔者也宜生聞人燾以首丘桑梓
語之宜生敬燾頗漏虜情燾密奏之且言宜早為之備上深
然其說亮又隱畫工於中節使密寫臨安之湖山城郭以歸
既則繪為屏而圖已之像策馬於吳山絕頂後題以詩有立
馬吳山第一峯之句聞者痛憤之。是春虜集諸路夫匠大
興宮室極其侈靡將徙居焉時虜正隆四年也。○明年春翰
林副使祈宣上封事略曰民為邦本本固邦寧今北有造軍
器之煩勞南有修大內之重役百姓久苦轉戍不勝疲弊願
陛下權罷其一俟一成而再計之兼來歲害氣在進不利行
師望陛下以天下為念杜稷為心曲從臣請亮怒令執而戮
之宣神色自如曰臣年七十死固足矣但恐陛下
將來不及臣耳語未竟左右以刃刺其額遂誅之
戶數浙
等十六路主客
戶共一千八萬

庚辰 紹興三十年春正月寬商征

詔革場
務橫征

省御書院及軍容班甲庫局

先是御前置甲庫
凡乘輿所須圖畫

什物有司不能供者悉取於甲庫故百工技藝之精巧者皆
聚於其間日費亡慮數百千禁中既有內酒庫而甲庫所釀
尤勝以其餘酤賣頗侵戶部贍軍諸庫課額以此軍儲常不
足前一日吏部尚書張燾因對論甲庫萃工巧以蕩上心酤
良醞以奪官課教坊樂工負數百增俸給賜資耗費不貲皆
可罷上曰卿可謂責難於君明日罷甲庫諸局以酒庫歸有
司減樂工數百人燾之從容補益皆此類也。○軍容
班本殿前司樂工九年以二百人為額至是罷之
二月

賜普安郡王瑋名瑄立為皇子

加寧國軍節度
進封建王後賜

字元璘先是上謂輔臣曰朕有一事所當施行似不可緩普
安郡王甚賢欲與差別朕久有此意第恐顯仁皇后意所未

欲故遲之至今上又曰朕嘗覽唐宣宗事臣下有議及儲嗣者輒怒斥去可謂不達理矣及進呈上曰可封真王湯思退等曰臣等按典禮非至親不封真王今者進封則當冠以屬籍如皇姪之類未知聖意如何上曰可便以為皇子此事朕志素定已九年矣願外庭不知耳思退等又言立皇子當降詔及遣官告郊廟上可之遂召翰林學士周麟之諭旨草詔進入制出朝士動色相慶中外大悅王自育宮中至是已三十年而王天資英明豁達大度左右未嘗見喜愠之色趨朝就列進止皆有常度騎乘未嘗妄視平居服御儉約每以經史自適嘗語府僚曰聲色之事未嘗略以經意至于珠寶瑰異之物心所不好亦未嘗蓄之騎射翰墨皆絕人○尋置直講贊讀各一員以郎官兼小學教授一員以館職兼於是史浩兼直諫魏志兼贊讀浩講周禮至酒正因言膳夫掌膳羞之事歲終則會惟王及后世子之膳羞不會至酒正所掌飲酒之事歲終則會惟王及后之飲酒不會而世子不與焉以是知世子之膳羞可以不會而世子之飲酒不可以無節

也王作而謝曰敢不佩服斯訓校書郎王十朋兼小學教授先是教授入講堂則與皇孫叔賓主而教授居賓位十朋不可王特為之加禮而位教授於中
三月以皇璩判太宗正寺

置司紹興府恩平王於是始稱皇姪**親試舉人**賜梁克家等四百餘人及許克昌為首用**增印四川錢引**第出身有差初以有官人故事降為第二**夏五月置荆南府江州**領所之請也通前後

兩界為四千萬緡視天聖所書數凡三十倍

都統制先是楊存中建言諸重地如四川鄂渚池陽建

今為重鎮而九江上流要害之地緩急不相應援請各置都統制以廣屯備朝廷從之荆南以劉錡兼領仍分撥三衛軍及新招兵共萬人屯江州命戚方領之
詔寬租賦上謂宰執曰歲方六月禾稼未登聞已摧民間

積欠可令諸路轉運司徧行州縣候秋成催理庶幾民不告乏

秋七月丁丑朔日

有食之○八月丙午朔日有食之○虜簽

番漢軍

初金主亮將謀入寇命計女真契丹奚家三部之衆不限丁數悉簽起之凡二十有四萬以其

半壯者為正軍弱者為阿里喜一正軍以一阿里喜副之又簽中原漢兒渤海十七路除中都路造軍器南都路修汴京免簽外每路各萬人合番漢兵通二十七萬做唐制分為二十七軍簽數已定遂以百戶為謀克千戶為猛安萬戶為統軍其統軍則有正副諸軍悉以番漢相兼無獨用一色人者至是謀報亮已至汴京重兵皆屯宿泗亦有至清河口者○先是兵部尚書兼樞翰林學士楊椿言於陳康伯曰逆虜敗盟其兆已見今不先事為備悔將何及因與康伯策所以防虜之術其一兩淮諸將各畫界分使自為守其二措置民社密為寓兵之計其三淮東劉寶將驕卒少不可專用其四公

江州郡增壁積糧以為歸宿之地康伯見上言虜謂我和好滋久而兵備弛其南牧無疑因條上兩淮守禦之計上嘉納之○殿中侍御史汪澈亦條陳利害曰慮之有素則事至而安靜慮之無素則事至而倉卒靖康之變可為龜鑑今舊將自和好以來各擁重兵高爵厚祿坐而寵榮養成驕恣朝廷宜有以攝其心作其氣戰士以伎藝回易專於雜役而又有老弱疾病之不汰逃亡之不補宜有以蒐閱之使有闔心而樂為用文武官平居常患其冗臨事則無人可用當務選實才不泥資格以備緩急之用云○黃中送伴金國賀生辰使回亦言虜日繕兵不已且其重兵皆已南下宜有以待之○九月校書郎王十朋上疏言臣聞道路洶二咸謂虜情叵測有巢穴汴都窺伺江淮意廟堂之上帷幄之臣必有料敵制勝之策然議者謂邊奏有警則羣臣失色相顧傳聞稍息則恬然便以為安且謂敵有內難勢必不來夫不恃我之有備而幸敵之有難謀國之術亦踈且殆矣自建炎至今虜未嘗不內相殘賊十酋斃一酋出局嘗為中國利要在所以自備

積欠可令諸路轉運司徧行州縣候秋成催理庶幾民不告乏 秋七月丁丑朔日

有食之○八月丙午朔日有食之○虜簽

番漢軍 初金主亮將謀入寇命計女真契丹奚家三部之眾不限丁數悉簽起之凡二十有四萬以其

半壯者為正軍弱者為阿里喜一正軍以一阿里喜副之又簽中原漢兒渤海十七路除中都路造軍器南都路修汴京免簽外每路各萬人合番漢兵通二十七萬做唐制分為二十七軍簽數已定遂以百戶為謀克千戶為猛安萬戶為統軍其統軍則有正副諸軍悉以番漢相兼無獨用一色人者至是謀報亮已至汴京重兵皆屯宿泗亦有至清河口者○先是兵部尚書兼樞翰林學士楊椿言於陳康伯曰逆虜敗盟其兆已見今不先事為備悔將何及因與康伯策所以防慮之術其一兩淮諸將各畫界分使自為守其二措置民社密為寓兵之計其三淮東劉寶將驕卒少不可專用其四公

第廿七行 沔二咸三字 當考

江州郡增壁積糧以為歸宿之地康伯見上言虜謂我和好滋久而兵備弛其南牧無疑因條上兩淮守禦之計上嘉納之。殿中侍御史汪澈亦條陳利害曰慮之有素則事至而安靜慮之無素則事至而倉卒靖康之變可為龜鑑今舊將自和好以來各擁重兵高爵厚祿坐而寵榮養成驕恣朝廷宜有以攝其心作其氣戰士以伎藝回易專於雜役而又有老弱疾病之不汰逃亡之不補宜有以蒐閱之使有鬪心而樂為用文武官平居常患其冗臨事則無人可用當務選實才不泥資格以備緩急之用云。黃中送伴金國賀生辰使回亦言虜日繕兵不已且其重兵皆已南下宜有以待之。九月校書郎王十朋上疏言臣聞道路沔二咸謂虜情叵測有巢穴汴都窺伺江淮意廟堂之上帷幄之臣必有料敵制勝之策然議者謂邊奏有警則羣臣失色相顧傳聞稍息則恬然便以為安且謂敵有內難勢必不來夫不恃我之有備而幸敵之有難謀國之術亦踈且殆矣自建炎至今虜未嘗不內相殘賊十酋斃一酋出局嘗為中國利要在所以自備

者如何今日禦戎之策莫急於用人用人之要莫先乎人望
今內外士夫軍民口無異詞咸謂有天資忠義材兼文武可
為將相者有長於用兵士卒樂為之用者今反投閑置散無
地自效或老於為郡以泯沒其身內為讒邪之所媚疾外為
蠻夷之所竊笑天下輿情憤悶抑鬱臣願陛下斷然為社稷
計起而用之以從人望可以作士氣可以慰人心可以寢敵
人之謀可以圖恢復之計陛下縱未大用之亦宜付以江淮
重任自當一面為國長城亦可以無西顧憂矣又言惟辟作
福惟辟作威此人主攬權之術得之於此失之於彼又人主
攬權之弊陛下此懲大臣之盜權收還威福之柄朝廷清明
迹者衆口籍籍謂擄雖歸於陛下政復出於多門是一秦擄
死百秦擄生也其間最重者如三衙管軍輩與北司深交固
結盜陛下之大權養成跋扈之勢昔漢之禍起於恭顯王氏
之相為終始唐之禍起於北軍藩鎮之相為表裏今禍胎於
內亂形於外臣切憂之夫權之大者莫如名器與財與兵今
以管軍而位居三公是盜名器之極古之時無有也祖宗之

時無有也天下之利源財路皆入其門國用日蹙私室愈富
三家弱魯田氏盜齊殆不過此夫樞密魏本兵之地號令節
制天下之諸將今殿庭立班管軍傲然居前樞密甘心其後
倒置如此不奉行其意旨者幾希其能節制號令之耶其子
弟親戚咸居清要臺諫論列朝廷必委曲覆護俾其言卒不
行夫臺諫言及侍從大臣隨即罷斥而風憲獨不行於管軍
之門其何以為國耶至若諸軍承受不減唐之監軍皇城邏
卒甚於周之監謗內外將帥剝下賂上結怨於三軍道路之
間捕人為卒結怨於百姓皆非治世事。馮方疏言臣聞道
路之言以為虜人將有叛盟之意臣謂議論定然後可以言
措置措置定然後可以言成敗今欲和者在我制和者在彼
若曰添歲幣則自罷擁場以來彼之互市之所入歲以鉅萬
計略不顧措議者謂添歲幣可以使之弭服亦已踈矣若曰
遣泛使則吾國勢未振將命往來不過謹守常議雖百輩何
益若曰吾奉事之惟謹彼將有所不忍史冊所載小國之事
強國其謹亦多矣豈以謹故不加兵哉臣愚以為虜人之必

來如盛夏之必熱頤與心腹大臣日夜講求所以立國之道和則彼此安靜來則有以待之勿以今日之報急而焦勞明日之報緩而間暇所謂措置臣不知兩淮已有備否議者皆曰結民社矣夫民社者保聚可也應援可也輜重可也獨不可迎敵耳責之迎敵必如陝西弓箭手而後可行欲乞以見耕之田蠲其賦役率為畝二百而出一兵不可則三百又不耕則四百足以招之而止未耕之田又加優焉大抵使為兵者常逸為民者常勞磨以歲月可使有勇州縣所蠲一錢朝廷與之一錢不過損十萬可得萬兵縣官養萬兵歲不下百萬也雖然官軍不振則民兵不能自立不知兩淮已有兵否朝廷又以武臣典郡然所遣皆無兵馬雖韓彭何益臣愚乞以營田為名擇見管軍統制官之循良者全軍出守因令耕作而入其租增置通判以蒞民事然後命宿將中為軍民屬望可以附眾可以威敵者使領兩淮營田如此則形勢強藩籬固欲守則守欲戰則戰敗則可以削定則可以誅矣。自秦檜扼塞言路士風浸衰及上總攬萬機激厲忠讜而餘習

猶未殄朝士多務緘默至是校書郎王十朋馮方正字胡憲查籥太常簿李浩始因轉對相繼有所開陳聞者興起太學之士為五賢詩以述其事焉。明年胡憲以請老去詔改

京秩三館之士分韻作詩以餞其行

上吏部勅令

初詔修吏部勅令格式及刑名疑難斷例

至是書成右僕射陳康伯上之既而上謂宰執曰頃未立法加以續降太繁吏部無所遵承今既有成法若更精擇長貳銓曹其清矣湯思退曰頃未立法吏緣為姦上曰今既有成法不可更令引例也。右諫議大夫何溥言比年朝廷作假多於百司三分之一又有前後相因為例不入省者責成政地獨有略乎望詔三省稍加裁損仍令吏部兩曹後他司出局庶幾事無壅積從之。○九月罷內

侍省

以其事歸入內內侍省入內內侍省

復召

試館職法

周必大程大昌以學士院召試合格並除正字館職復故事召試始此上覽必大策大善

之諭輔臣它日當令掌制 **冬十月定合班儀** 詔文武官合班如遇親王使相

立西班牙即令樞密院官權綴東班惟親王使相請假則立西班

○先是殿帥楊存中以少師步帥趙密以使相並班立樞密上校書郎王十朋轉對論其不可因及諸軍承受威福自

恣等事起居舍人兼中舍虞允文亦論此曹交通賄賂且浸如石顯之比於是樞臣棄義問言三衙本隸密院祖宗舊制

不許接坐所以正名分示等級豈當以官高卑而不以職之上下冠履倒置非朝廷福

乞各為班著故有是命 **罷諸軍內侍承受** 目後文字並於

通奏司投進內三衙管軍仍許上殿上曰今之承受即祖宗朝走馬承受專令掌邊將奏報前此亦嘗降詔戒約意謂空

言不若以實事示之故前此屢却諸將貢獻此事朕無固必遂批旨行下 **以劉琪為吏部**

負外郎 自監察御史遷琪在銓曹時苦吏為姦思有以制之一日命張幕設案於庭置令式其中使選

集者得出入繙閱與吏辯吏無得藏其巧人甚便之 **壬戌日中無雲而雷**

十一月停羨餘賞 詔不得以羨餘推賞 **職田米禁折**

估 殿中侍御史陳俊卿言江西湖廣米斗方數十錢而職田米乃令折價至三四十按令職田折價而增直者計

賦請禁止之 **十二月湯思退罷** 臺諫交章論之也陳俊卿疏略曰臣

故有是旨 伏見十月癸亥日方過中天無雲而有雷聲人情駭異臣竊

謂變不虛生當有任其咎者及觀本朝慶曆八年京師一日無雲而震仁宗皇帝謂張方平曰夏竦姦邪天變如此亟命

章詔罷之今日之應天變昭然與慶曆之事若合符契又曰湯思退挾巧詐之心濟傾邪之念本由章句荐歷要塗專於

徇私秦無入望觀其所為多效秦檜蓋思退之致身皆檜父子恩也始以掌文衡曲意取其子孫緣此汲引以致政府檜死煇逐值更化之初四方賢才號召未至陛下姑且留之不

旋踵而湯鵬舉為御史二人素通譜系鵬舉首鼠顧忌網漏吞舟而思退且結約貴近詭秘其迹自是安若泰山寢登輔相而敢肆意矣又曰自張孝祥王晞亮邵大受方師尹祝公達沈介之去自知寡助每憤惋不平伏望陛下赫然震怒寘之典憲上以合仁宗皇帝之威斷下以快天下之公言思退遂罷以觀文殿大學士奉祠侍御史汪澈正言王淮諫議何溥復疏其罪遂詔落職○初澈等欲論思退方据撫其過俊卿曰為相無物望而天災亟至此固當罷何以它為及再論欲鑄其職也俊卿曰思退未有大罪雖非相才然比之沈該則有間今該猶以大學士典州而思退顧不得則執法之地所以議賞罰

初造會子

令臨安府印造許於城內外與銅錢並行權戶部侍郎兼知府事錢端禮乞令左藏庫應支見錢並以會子分數品搭應副從之○明年置行在會子務後隸都茶場悉視川錢引法行之東南諸路凡上供軍需並同見錢分一千二千三千凡二等仍賜左帑錢十萬緡為本初命徽州造會子紙其後造於

成都安南獻馴象

上謂大臣曰朕不欲以異獸勞遠人可令帥臣詳諭今後不必以此入獻

以王之望總領四川財賦

時總領所帑庾見在之數為錢物計一千四百

四十四萬引糧三百三十萬石皆有畸而糧之播積於沿邊者為九十四萬此其大略也後戶部侍郎吳希面對上因論財賦在得人遂言川陝用兵朕全得一王之望之力大軍十餘萬眾數月與虜角敵而蜀人不知之望在蜀幾如蕭何之在關

增荆南戍兵

伯書言荆南兵蜀之中於今最為

重地今兵備單寡形勢削弱曷若分鄂渚戍兵之半為荆南久駐之基以代虜謀昔藝祖創業夷門其征伐開拓必先取荆南次取巴蜀而後始及江左孰謂今日荆南實鞏王室而可易為哉今分兵於荆南兵蜀万里首尾俱應國勢自振矣康伯以奏上納其言時劉錯已徙鎮江以循贛

是冬淵

州李道代其任乃調摧鋒右翼軍合萬人隸之

聖皇帝崩年六十一

中興兩朝編年綱目卷第十二

中興兩朝編年綱目卷第十三

高宗皇帝起辛巳紹興三十一年止壬午紹興三十二年

辛巳紹興三十一年春正月甲戌日有食

之用牲于社太史奏當交不虧詔勿賀丁丑雷○癸未夜風

雷雨雪侍御史汪澈言春秋魯隱公時大雨雷電繼以雨雪孔子以八日之間再有大變謹而書之今一夕

之間二異交至陰盛也今臣下無姦萌威屬無乖刺而又無女謁之私意者殆為夷狄乎願陛下飭大臣常謹於備邊也○殿中侍御史陳俊卿言周之三月今正月也魯隱公八日之間再有大異今一日而兩異見比春秋抑有甚焉震雷陽也雨雪陰也意者陽不能制陰故陰出而為害以類推之是夷狄包藏窺伺中國臣下驕恣翫習威權之象也可不懼乎

今邊防之策聖謨深遠講之熟矣然而將未得人兵未核實器械未精儲蓄未備臣願陛下與二三大臣因災而懼謹其藩籬常若寇至不可一日而弛也至於臣下則有官居保傅手握兵符而廣殖貨財專事交結奪民利壞軍政人不敢言道途側目養之不已其患將有不可勝言也○澈尋言近有旨政事並用祖宗舊制澈因言遷授恩數六事以謂六等檢校官舊制也今自節度徑除太尉歷開府以至少保矣節度以移鎮為恩寵舊制也今一定而不易矣承宣分大中小鎮觀察分小大州舊制也今徑作一官矣橫行自右武大夫以非有功不帶遙郡舊制也今自右武大夫當遷官者率於遙郡改轉纔五遷即至遙郡承宣使一落階官遂為正任承宣使矣武功大夫實歷七年用七舉主始轉橫行舊制也今或自小使臣為閤門宣贊舍人一遷徑至右武郎矣任兵官總管鈐轄都監分六等非正任觀察使及管軍不以為總管舊制也今降此而得之者有矣俸門一開人趨捷徑遂輕爵賞若此之類其事甚衆乞令有司條具比類施行詔中書門下

後省看詳

丙申大雨雪

詔出內府緡錢賜衛士及予貧民輔郡命常平官振給諸

申尚書省

路委監司決獄○著作佐郎王十朋遺陳康伯書曰乃者大

雨雪而雷聲繼作識者憂之是陽不勝陰之明驗也主上仰

畏天變俯恤民隱放房錢以寬細民遣郎官以決滯獄固宜

德之動天不俟終日然而積雪不消止而復作今且十日矣

豈應天當以實而小惠不足以弭災耶夫陰為夷狄為小人

為宦官女子為羣邪壅蔽上塞下聳之患天心仁愛吾君出

災異以警戒之相公居燮調之任當任賢退不肖之責願以

春秋災異之說為上力言之進君子退小人內修闕政外備

彊虜開闢言路以通下情閉陰縱陽以禦天變勿以天道為

遠聖人之言為悠悠而不之畏也比因輪對狂妄日虞罪戾

固宜鉗口結舌不言時事而猶敢及此者區區憂國之心不

能自己以無路而告吾君不可以不告吾相由此獲罪固所

辭解揚存中兵權

進太傅同安郡王奉祠存中領殿

巖幾三十年至是王十朋陳俊卿

李浩相繼誦言存中之過存中亦累章丐免乃以趙密代之
前一日上召學士楊椿草制且諭大臣曰可令密於未宣麻
以前便交職事昔唐神策軍使王駕鶴久典衛兵摧震中外
議欲易之崔祐甫召駕鶴語移時而代者已入軍中矣朕讀
唐史深嘉祐甫善處事可以為法○俊卿復論鎮江都統制
劉寶軍律不嚴哀刻過度比者朝命分卒戍黃魚垵而寶違
詔不遣乃責寶散官
安置朝論快之

復給僧牒

每料降二千道每道價二
錢五百千綾紙錢十千

月少師觀文殿學士秦熈卒

詔贈熈太傅給事
中黃祖舜言三公

非有大功德不以輕受陛下保全秦檜家俾熈休致而歸不
加以罪恩亦至矣今乃贈以帝傳之秩殊駭物聽遂寢其命

三月以何溥為翰林學士兼吏部尚書

先是溥言

君子小人和同比周之弊有曰同近於和而和實非同比近
於周而周終不比世人之假同以為和託比以為周求濟其

小己之私而卒貽天下之患臣願辨之於其早制之於其微
使同与比之迹不形而和與周之實常著則朝廷正而百官
正矣○又言軍政之弊曰為將帥者不治兵而治財刻剝之
政行而拊摩之恩絕市井之習成而訓練之法壞二十年間
被堅執銳之士化為行商坐賈者不知其幾甚者死亡不補
虛數日增沿流尋源所宜痛革又言為備於無事之時擇才
於自代之卒置總帥以護諸將則勢同臂指募民兵以
捍兩淮則可固藩籬皆當今急務上察其忠而有是除
以

陳康伯朱倬為左右僕射○夏四月以吳

拱知襄陽府

拱時為利州西路都統制詔拱以西兵三
千戍襄陽朝廷聞金人決欲敗盟乃令兩

淮諸將各畫界分使自為措置置民社增壁積糧是時吳璘
戍武興姚仲戍興元王彥戍漢陰李道戍荆南田師中戍鄂
渚戚方戍九江李顯忠戍池陽王權戍建康劉錡戍鎮江壁
壘相望而襄陽獨未有備故命拱以所部戍之○拱尋被朝

命襄陽或有變不能自保則令退守荆渚拱以書遺大臣言
荆南為吳蜀之門戶襄陽為荆州之藩籬屏翰上流號為重
地若棄之不守是自撤其藩籬也况襄陽依山阻江沃壤千
里設若侵犯據山以為巢穴如人扼其咽喉守其門戶則荆
州果得高枕而眠乎若欲保守荆州自合將襄陽為扞守之
計當得軍馬一萬使拱可得措置則修置山寨保護禦敵營
關屯田密行間探既而拱至襄陽置萬山時久雨**詔求言**
寨寨無水無薪師徒勞役時人不以為便陳俊卿
上疏請之上謂宰執曰應天以實不以文可令侍從臺諫各
具時政之闕有不便者即與改正宰臣陳康伯朱倬皆待罪
上曰罪在朕躬豈可移過大臣○翰林學士兼吏部尚書何
溥言夷狄為中國之陰天意若曰夷狄將有不測之變故垂
災異以警戒之臣謂安邊之圖雖在擇將帥而立國之本要
在得人心推原天人相與之際莫如自治之急○俊卿又言
詔下之日陰雲開霽至誠感天應如景響然當主憂之時敢
不畢其愚慮今虜居汴京已逼吾境而武昌襄陽荆南各相

去數百里宜擇威望重臣以兼制之使首尾相應又宜密遣
人假以它職往來軍中以問諸將或令逐軍各使腹心將官
赴朝廷令大臣與知兵者講說地形及先後緩急之宜又鄉
兵亦宜給以衣糧器甲俾之樂從雖朝廷方守和議淮上未
可屯兵而歷陽儀真維揚城壁稍堅當陰為之備他日諸軍
可以投足昔唐憲宗中吳裴度曰此豈朝廷之力可制其命
特處置得宜能服其心今日苟處置得○**五月詔議監**
宜彼知我有人焉或可以寢其謀矣

司失按罰用陳俊卿請也一歲失按屬吏及四**虜使**

來金主亮恃其強暴欲渝盟犯塞久矣至是遣其臣高景

山王全來賀天申節見于紫宸殿全因導亮意求淮漢
之地及指取將相近臣議事并報淵聖皇帝訃音且言亮以
九月北巡今所指近臣當於八月至其國大率皆慢辭也○
時朝論汹汹內侍張去為陰沮用兵之議且陳退避之策或
因妄傳有幸閩蜀之計人情皇惑上意雅欲視師陳康伯奏

曰敵國敗盟天人共憤今日之事有進無退若聖意堅決則將士之氣自倍願分三衙禁旅助襄漢兵力待其先發然後應之。○工部侍郎黃中自使還每進見未嘗不以邊事為言至是又率同列請對論決策用兵莫有同者中乃獨奏曰朝廷與仇虜通好二十餘年我未嘗一日言戰彼未嘗一日忘戰取我歲幣啗彼士卒我日益削彼日益強今幸天禔其魄使先墜言以警陛下惟亟留聖心焉。○侍御史汪澈言天下之勢強弱無定形在吾所以用之陛下屈己和我厚遺金繒而彼輒出惡言以撼吾國若將唾掌而取三尺之童無不痛憤願陛下赫然奮斷置帥江上而專付閩外之任益兵上流而增重荆襄之勢渡師淮甸以守其要害嚴備海道以遏其牽制然後以不戴天之讎在原之戚下詔以告中外將見上下一心其氣百倍幾會之來

淵聖皇帝凶問至

上率羣臣

間不容髮在陛下斷之而已。○初宰執聚堂議舉哀典故發哀成服廟號欽宗陵曰獻陵。○發哀黃中聞之時有謂上不可以凶服見使者欲俟其去乃發哀黃中聞之

使奏曰大事一失禮謂天下後世何且六月以陳俊卿

為兵部侍郎

俊卿屢薦張浚可用又言張去為竊威權撓成筭乞斬之以作士氣上曰卿可

謂仁者之勇至是宰執奏事上曰陳俊卿敢言朕將賞之陳康伯言俊卿在臺振職乃有是命詔議節

用

中丞汪澈言講和之久將帥養驕軍政隳弊軍士之廩給薄者幾無以自活宜優卹之以養其力又言淮南山水寨舊來鄉豪自相結集當隨宜存恤使自為守無令監司

州縣擾之庶收其用又言軍旅將起費用方繁宜條其不急大加節約以徇今日之務從之

以汪澈為湖北京西宣諭使

置司

杜莘老殿中侍御史

莘老入見上曰知卿不畏強禦故有此授自是用卿

矣時陳俊卿既出臺求去甚急莘老因奏事從容曰人材實難况多事之際令俊卿輩在論思之地必有補益上以為然

後俊卿乃復留未幾幸老又言善御天下者無事則深憂有事則不懼無事深憂所以預備有事不懼所以濟功今虜欺天背盟政陛下待以不懼之時願繼自今益以剛大為心勿以小利鈍為異議所搖諛言所惰則人心有所恃而士氣振矣因上四事一用建炎詔書不限早暮延見大臣及侍從謀議國事二申救侍從臺諫監司守臣速舉可用之才三虜情雖叵測然趣我使期宜以時遣使曲在彼四車駕既謀順動則留鑰所付宜擇重臣又言藝祖簡諸道兵補禁衛訓練精整故方鎮警服莫敢有異心今親征有期而熊虎兩司班直親兵纔五千餘人羸老居半至有不能介冑者乞亟留聖意皆從之尋遷太常少卿是冬出知遂寧府○幸老為御史極言無隱取衆素所指目如王繼先張去為輩悉擊去之及罷去朝士祖道都門以詩文稱述者百餘人都人至今以為美談雖宿衛武夫府寺賤隸誦說前朝骨體敢言之臣必曰杜殿院云○幸老嘗為太常博士兼籍田司籍田千畝以上腴而歲取其甚薄耕者行賕以爭射吏每於歲首步頃畝視賕之

薄厚為予奪疆畝所節皆苦之至是舉故事請度田幸老曰是無盈縮安用度乃立表大書於四境且籍耕者賦耕田有定數吏縮手不得肆旁近民感悅至今賴之

罷教坊○以劉錡為江淮

浙西制置使節制逐路軍馬錡自順昌之勝金人畏之下令有敢言其姓名者罪不赦上亦

知其能故命李寶以舟師屯江陰防海道也彗出角

○徐誥使虜充起居稱賀使賀金主遷都也先是同知周麟之請行既而中悔力辭上大怒乃改

命嘉○嘉未至盱眙金人遣韓汝嘉先在泗州遂相見于淮岸口汝嘉傳亮語謂卿等雖來即非所召可回令元指定一二近上人來須九月初定到汝嘉自盱眙歸諫

亮寢兵議和亮曰汝與南宋為游說耶遂賜死

秋七月

虜主亮徙汴亮行至南薰門而雨暴至至承天門迅雷大風作○亮一日坐正隆殿曰許多

宰執孰有能為統軍者右丞劉諤曰請為之亮喜即拜諤為漢南道行營統軍將二萬眾歷唐鄧以瞰荆襄又以張中彥為西蜀道統軍王彥章副之將五萬眾據秦鳳以窺巴蜀蘇保衡統水軍雲顏鄭家奴副之由海道將趨二浙餘兵亮自將八月竄王繼先繼先以醫術進身時以承宣使致閣通朝籍姻戚黨友莫非貴游撤民屋以廣第舍別業外帑殆遍畿甸數十年間未有敢搖之者自聞邊警日輦重寶歸吳興為避賊計於是殿中侍御史杜莘老上疏數其十罪詔竄福州子孫並停官都城第宅籍沒強買奴婢悉縱之

主亮弒其母○初其母病亮往視之問以所苦母曰吾無它疾以皇帝用兵不止遠征江南是吾病也亮大怒曰非朕母乃梁宋國王之小妻也遂命赤盞彥忠弒之以威言者於是左右縮頸國人以目其后徒單氏與太子光瑛復諫亮亦欲誅之母俱避去三日而後出

命劉錡進屯揚州命其將王

剛以五千人屯寶應○尋詔錡及王權李顯忠戚方各隨地分措置汭淮三處河口嚴為隄備時權在建康顯忠在池州方在江

九月辛未大饗明堂罷合祭奉徽宗配

仍祀五天帝五人帝子堂上五官神于東廂罷從祀諸神位用熙寧禮也○時以欽宗之喪禮部侍郎金安節言官廟皆當以大臣

虜犯鳳州李彥堅擊敗之虜將合喜將五千餘

騎自鳳翔大散關入州界三十里攻黃牛堡守將李彥堅告急於吳玠玠馳至殺金平遣將援之彥堅督官軍用神臂弓射却虜吳玠又遣別將至寶

犯光化軍張超敗之

雞渭河夜劫橋頭大寨破之

犯信陽

超權軍事甫及郡虜騎數百忽突入城超閉譙門今從者率郡人巷戰虜死者數十人乃引去

軍先是成閔遣趙搏屯德安府搏至之五日信陽告急搏曰信陽德安之表裏不可失即引兵赴之虜騎引去

虜主亮入寇

是月亮以其臣右丞李通為大都督粘安阿述虎副之令先造浮梁於淮水之上亮

遂自將入寇時亮衣橘紅袍所乘馬金甲自宋州門出其后徒單氏與太子光瑛俱送行亮亦掩泣徐曰天實使之不自

由也亮兵號百萬氈帳相望冬十月朔詔親征朕獲鈺鼓之聲不絕遠近大震

運中微遭家多難八陵廢祀可勝坏土之悲二帝蒙塵莫贖終天之痛皇族尚淪於沙漠神京猶汚於腥羶街恨何窮待

時而動未免屈身而事小庶期通好以弭兵屬戎虜之無厭曾信盟之弗顧怙其篡奪之惡濟以貪殘之凶流毒徧於華

夷視民幾於草芥赤地千里謂暴虐為無傷蒼天九重以高明為可侮輒因賀使公肆嫚言指求將相之臣坐索漢淮之

壤吠堯之犬謂秦無人朕姑務於含容彼尚飾其姦詐嘯厥醜類驅吾善良妖氛寔結於中原烽火遂交於近甸皆朕威

不足以震疊德不足以綏懷負爾万邦于今三紀撫心自悼流涕無從方將躬縞素以啓行率貔貅而薄伐取細柳勞軍

之制考澶淵卻狄之規詔旨未頒歡声四起歲星臨於吳分冀成淝水之勲闔士倍於晉師當决韓原之勝尚賴股肱爪

牙之士文武小大之臣戮力一心捐軀報國共雪侵陵之耻各肩恢復之圖播告邇遐明知朕意○少保奉國軍節度使

四川宣撫使吳璘檄告契丹西夏高麗渤海達靺諸國及我河北河東陝西京東河南等路官吏軍民等曰蓋聞惟天無

親作不善者神弗赦得道多助仗大義者眾必歸敢據一切之誠用諗万方之聽我國家功高上古澤潤中區列聖重光

方啓中興之運斯民不幸適丁板蕩之災蠢兹女真之微首覆契丹之祀怙其新造間我不虞妖氛既陷於神都虐焰殆

彌於宇縣兩宮北狩訖罹胡地之煙塵大駕南巡未正漢京之日月凡居率土詎不戴天主上紹開中興宏濟大業望山

河而隕涕瞻陵廟以傷心蓋卧薪嘗膽之是圖寧拯溺救焚之敢緩然人命至重佳兵不祥靡辭屈己以事讎姑欲安民

而和衆豈謂冥頑之虜狃於篡逆之資以至不仁行大無道毆我中原之老稚剪為異類之囚俘乃輕棄於穴巢輒坐張

張

於畿甸自謂富彊之莫敵公然反覆以見欺指揮而取將相之臣談笑以求淮漢之地九州四海聞之怒髮以衝冠百將三軍誰不搴旗而抵掌幕府濫膺齎盡護戎旃異憑宗社之威靈一洗穹廬之穢孽符時而動歷歲于茲天亡此胡使委身而送死人自為戰不與賊以俱生帝尊一臨士氣百倍劉制置悉南徐之甲成馬軍與侍衛之師李四廂虎視於青徐王太尉鷹揚於穎壽鄂帥擣殺函之險步軍衝伊洛之郊前無堅鋒勇有餘憤以此制敵何敵不摧以此攻城何城不克惟彼諸蕃之大國又為鉅宋之歡鄰玉帛交馳尚憶百年之信誓封疆迥隔頓踈兩地之音郵願敦繼好之規共作侮亡之舉至於晉秦竒士齊趙雋材獻節義之良謨志功名之嘉會為劉氏左袒飽聞思漢之忠篚湯后東征必慰戴商之望抗旌雲合投袂風從或據郡以迎降或聚徒而特起乘吾破竹之勢立爾前茅之勲侯王寧有種乎人皆可致富貴是所欲也時不再來更期父老之誨言深念祖宗之德化勿忘舊主重建丕基檄到如章書不盡意檄樞密院所降本也

劉錡進屯盱眙軍

錡在揚州病上遣中使視錡錡曰錡本無疾但邊事如此至今猶未

決用兵俟敵人侵犯然後使錡當之既失制敵之機何以善後此錡所以病也中使以奏錡遂行日發一軍時錡已病不能食但啜粥而已○錡尋自盱眙軍引兵次淮陰縣留劉汜貪琦守盱眙時金人將自清河口放船入淮錡列諸軍于運河岸以拒之

給諸路僧牒告身市軍儲

僧牒減為三百

貫○又從臺臣杜莘老之請以四川見管常平義倉米六十二萬石依兩淮湖廣已得之旨以備軍食○又從戶部侍郎劉岑之請借江浙等路淨利錢備賞軍一界計錢三百八十萬緡限半月足國朝混一之初天下歲入緡錢千六百餘萬太宗以為極盛兩倍於唐室矣天禧之末取入增至二千六百五十餘萬緡嘉祐間又增至三千六百八十餘萬緡其後月增歲廣至熙豐間合苗役市易等錢所入乃至五千餘萬渡江之初東南歲入猶不滿千萬上供纔二百萬緡此祖宗

正賦也呂頤浩在戶部始創經制錢六百六十餘萬緡孟庚為執政又增總制錢七百八十餘萬朱勝非當國又增月椿錢四百餘萬緡紹興末年合茶鹽酒等坑冶推貨糴本和買之入凡六千餘萬緡而半歸內藏昔時中都吏祿兵廩之費全歲不過百五十萬緡元豐間月支三十六萬宣和崇侈無度然後支百二十萬渡江之初連年用兵月支猶不過八十萬其後休兵浸久用度滋益多戶部常患無餘及軍興遂有此請

虜陷安豐軍蔣和

先是李顯忠提兵在壽春安豐之間欲回軍廬州徐觀其變至謝步聞虜已渡淮自峽山路渡大江以歸虜遂陷安豐及蔣州蔣即光也初避虜諱改焉○威方自淮西引兵南渡○初劉錡遣王權將兵迎敵逗留不進再檄權往壽春權不得已僅發軍至廬州戍守故虜得渡橋以濟權棄廬州而遁虜兵至尉子橋姚興以一軍三千人力戰權置酒仙宗山上擁兵自衛不前興殺虜數百以無援而沒知廬州龔濤遁權退保和州尋又棄和州先奔采石○陷無為軍

等州

守臣韓髦遁○亮既渡淮令萬戶蕭琦以十萬騎自花廩鎮由定遠縣取滁陽路至揚州琦至藕塘駐軍數日先以百餘騎犯清流關官軍無與敵者遂長驅入閩直抵滁州守臣陸廉棄城去○蕭琦自滁州引兵至瓦梁扼滁河不得渡執鄉民毆大者問之大因記紹興十一年韓世忠以數百騎往定遠縣駭敵而回至瓦梁盡毀民居以為浮橋恐虜人効之乃各以有路自竹崗鎮可徑至六合縣琦從之俾為鄉導遂迂路半日故六合居民皆得逃去虜得城不入徑自山路趨揚州攻陷之知通州程邦弼聞

犯樊城

自講和後樊城不修築翟貴王進以

兵二百戍焉時吳拱在襄陽虜騎三千忽至欲奪浮橋徑至

城下張訓通以百騎巡綽與虜遇擊之會繫橋未成虜不得

濟二將引兵出戰俱死焉士卒半掩入江中至晚虜退是役

也以大捷聞未嘗出戰者亦或以奇功遷軍中謂之樊城功

賞命葉義問視師江淮

王權之敗報至中外大震上召揚存中同宰執對于

內殿上諭以欲散百官浮海避狄陳康伯曰不可存中亦請
率先將士北首死敵上喜遂定親征之議時有欲遣使詣虜
以緩師者敷文閣待制曾幾聞之上疏曰遣使請和增幣獻
城終無小益而有天害為朝廷計自嘗膽枕戈專務節儉整
軍經武之外一切置之如是雖北取中原可也且前陛下降
詔諸帥傳檄數金人君臣如罵奴爾爾何辭復與和耶乃命義
問視師以中書舍人兼權直虞允文參謀軍事檢詳以楊
洪邁校書馮方並參議軍事義問至鎮江權立行府

存中為御營宿衛使○詔賞犒諸將

左僕射陳康伯

奏時當雨雪戰守諸軍暴露乞加優恤上乃詔總領所人各
支絹一匹家屬在營者給以薪炭之直康伯等曰此誠受陛
下挾纊之賜也
吳挺向起敗虜于德順軍
吳璘所遣也王師抵城下有秦世輔者與其父出降虜執其母妻招之世輔欲還其母云還亦死不還亦死等耳不若善事趙天子虜盡殺其母妻

○是役也統制官朱勇被執不屈遇害高師中力戰死
之璘尋又遣王中正敗虜于治平寨又敗之于照城坡

錡敗虜于皂角林

初金人既得揚州即遣兵逐劉錡來爭瓜州渡錡命部將賈和仲吳

超等拒之于皂角林負琦陷重圍下馬死戰數合部將王佐
以步卒百有四人往林中設伏虜既入張弩俄發虜以運河
岸狹非騎兵之利稍稍引去遂大敗之斬統軍高景山俘數
百人錡在瓜州四日無日不戰錡恐人心不固乃遣人自鎮
江取妻子以安人心至是有詔令錡專防江上會錡病已劇
遂有輿渡江留劉記以千五百人塞瓜洲渡○方亮之南也
救數本朝諸將問其下孰敢當之者皆隨姓名而答如響至
錡則莫有應者乃曰朕自當之順昌之役亮時年十八以萬
戶從軍錡之勝兀朮之敗亮所親見也故其出師也欲自當
錡而卒不果○紹興乙亥虜使館都亭驛與其副飲酒其副
不肯飲訶之曰酒中安得有劉四廂何不飲有使虜者見其
廐卒怒詈馬之不食草者亦云蓋其威名素著於南北云

李寶敗虜于膠西

先是寶舟師至東海縣時虜兵已圍海州寶麾兵登岸虜驚出意外

亟引去於是魏勝出城迎寶寶遣辯士四人招納降附時山東豪傑王世修輩皆各以義旗聚眾爭應為援寶與子公佐引舟師至密之膠西石曰島而虜舟已出海口泊唐島相距

第七行后曰神日字誤

帆握刃俄頃過山薄虜鼓聲震蕩虜驚失措虜帆皆以錦纈為之彌亘數里忽為波濤捲聚一隅窘促搖兀無復行次寶命以火箭射之煙焰隨發延燒數百火不及者猶欲前拒寶命健士躍登其舟以短兵擊刺殪之舟中其餘簽軍皆中原舊民脫甲而降者三千餘人獲首首元顏鄭家奴等六人斬之惟統軍韓保衡未發舟不可獲旋聞自經死得獻議造舟人倪詢等皆淮浙姦民且為虜鄉導者又獲其統軍印與偽詔文書器甲糧斛以萬計寶欲乘勝以進而聞逆亮已濟淮遂旋師駐東海視緩急為援遣小舟奏捷既至上命降詔獎

之除寶靖海節度沿海制置使○兵部侍郎陳俊卿言虜擾淮甸幾兩月矣前日瓜洲雖失利不旋踵而有捷音既而李寶舟師又大捷此天祐聖德虜宜滅也但荆襄為吳蜀之咽喉虜自春以來積糧草於唐鄧修營寨於西京蓋欲窺伺蜀吾有備遂改圖兩淮而其糧草為王師所焚今胡騎盡過淮東恐其知成閔之師順流東下必留二萬騎往來兩淮而出吾不意復窺荆襄願詔大臣與上流諸將謀所以守之又王師分戍長江巨海備眾而隙多今惟患兵少宜於閩廣厚賞以募舟師此皆不可緩也

十一月以吳芾為殿

中侍御史

先是芾建言陛下當修德以服虜人虜以其力我以其德雖強弱之勢不侔而勝負之形

已見又言陛下勿以敵之進退為憂愉勿以事之緩急為作輟凡下詔必務責已引對必令盡言使隱之於心有合於天地發之於政無愧於祖宗上躓其言故有是命芾又言今日之事有進無退若為蓄縮之計則大事去矣

張浚

李寶敗虜于膠西

先是寶舟師至東海縣時虜兵已圍海州寶麾兵登岸虜驚出意外

亟引去於是魏勝出城迎寶寶遣辯士四人招納降附時山東豪傑王世修輩皆各以義旗聚眾爭應為援寶與子公佐引舟師至密之膠西石曰島而虜舟已出海口泊唐島相距止一山候風即南不知王師之猝至也寶伺虜未覺遣其將曹洋黃端檣于后曰神祈風助順忽風自南來眾喜爭奮引帆握刃俄頃過山薄虜鼓聲震蕩虜驚失措虜帆皆以錦纈為之彌亘數里忽為波濤捲聚一隅窘促搖兀無復行次寶命以火箭射之煙焰隨發延燒數百火不及者猶欲前拒寶命健士躍登其舟以短兵擊刺殪之舟中其餘簽軍皆中原舊民脫甲而降者三千餘人獲酋首元顏鄭家奴等六人斬之惟統軍韓保衡未發舟不可獲旋聞自經死得獻議造舟人倪詢等皆淮浙姦民且為虜鄉導者又獲其統軍印與偽詔文書器甲糧斛以萬計寶欲乘勝以進而聞逆亮已濟淮遂旋師駐東海視緩急為援遣小舟奏捷既至上命降詔獎

之除寶靖海節度沿海制置使○兵部侍郎陳俊卿言虜擾淮甸幾兩月矣前日瓜洲雖失利不旋踵而有捷音既而李寶舟師又大捷此天祐聖德虜宜滅也但荆襄為吳蜀之咽喉虜自春以來積糧草於唐鄧修營寨於西京蓋欲窺伺屬吾有備遂改圖兩淮而其糧草為王師所焚今胡騎盡過淮東恐其知成閔之師順流東下必留二萬騎往來兩淮而出吾不意復窺荆襄願詔大臣與上流諸將謀所以守之又王師分戍長江巨海備眾而隙多今惟患兵少宜於閩廣厚賞以募舟師此皆不可緩也

十一月以吳芾為殿

中侍御史

先是芾建言陛下當修德以服虜人虜以其力我以其德雖強弱之勢不侔而勝負之形

已見又言陛下勿以敵之進退為憂愉勿以事之緩急為作輟凡下詔必務責已引對必令盡言使隱之於心有合於天地發之於政無愧於祖宗上躉其言故有是命芾又言今日之事有進無退若為蓄縮之計則大事去矣

張浚

判建康府

時浚責居永州陳俊卿間為上言浚忠義且兼資文武可付以閫外臣素不識浚雖聞其

嘗失陝服散淮師而許國之心白首不渝今敷門念咎老而練事非前日浚也願陛下勿惑讒謗雖未付以大柄且與一近郡以係人心庶緩急可以相及上納其言是春許浚自便俊卿又屢言浚可用上曰卿欲用浚為何官俊卿曰此在陛下上曰浚才疎使之帥一路或有可觀若再督諸軍必敗事俊卿曰人皆以浚為可用陛下何惜不一試之上首肯之尋

有是

李橫劉記及虜戰于瓜洲鎮

先是劉錡病篤葉義

問以橫代之趣令過江時虜以重兵直擣瓜洲橫引諸軍迎戰記提本部兵先走橫以孤軍不可當亦遁併其都統制印失虜鐵騎掩至江上魏俊王方戰死柳林中皆金瘡被躄記性驕傲不習軍事至是卒敗○初義問至鎮江聞瓜洲官軍與金人相持已違遽失措時江水低淺沙洲皆露義問役民夫掘沙為溝可深尺許沿溝栽木枝為鹿角數重以禦敵鄉

人執役且笑曰一夜潮生沙溝悉平木枝皆流去矣會建康告急義問乃遵陸而進

虞允文敗虜

于西采石揚林渡

逆亮為內變所撓於是親統細軍駐和州之雞籠山臨江築壇刑馬

祭天必欲由采石而渡朝廷詔王權詣行在以李顯忠代之命虞允文趣顯忠交權兵時顯忠未至王權所留水軍車船咸在而諸將未有統屬允文自建康來因使人督之虜舟漸近我軍用海艤船迎擊士皆死闔虜舟多沉溺遂不能濟虜縱火自焚其舟走瓜洲○邵宏淵先亦敗虜于真州之胥浦橋○時王宣又遣汲靖敗虜于蔡州之確山

虜犯

陝州任天錫敗之○以成閔等為淮東等

路制置使兼招討使

成閔淮東路制置兼京西河東

西路制置兼京西北路招討使李顯忠淮

虜軍弒其主

亮于揚州

逆亮已聞李寶由海道入膠西焚其戰艦而荆鄂成閔諸軍方順流而下亮愈忿乃回揚州召諸酋約三日畢濟過期盡殺之初亮肆虐既久宗族大臣悉被誅而舊臣如張通古孔彥舟輩亦皆生死國人莫有固志及將用兵又借民間稅錢五年民益怨憤於是中原豪傑並起大名王友直濟南耿京太行陳俊倡集義眾而契丹之後耶律窩幹亦與於沙漠諸軍已有殺亮之謀矣及高王褒立有傳赦文至軍中者人心益搖於是諸酋遂相與定謀弒亮而歸褒然所謂紫茸細軍者衛之甚嚴密眾因謂細軍曰淮東子女金帛皆逃在泰州我輩急渡江汝輩何不白郎主往取之細軍欣然共請亮從之於是細軍去者過半乙未諸酋集兵萬餘人控弦直入亮寢帳左右親兵散走諸酋射帳中天下如雨亮即死并殺其妃侍與謀事者十餘人○紫茸軍陷泰州統制王剛遁

議和

金人移牒云正隆失德無名與師兩國生靈狂被塗炭已從廢殞見議班師各務戢兵以圖舊好上曰大

十二月虜來

首既已誅夷餘皆南北之民驅迫而來彼復何罪令即日襲逐可使隻輪不返然多殺何為但檄諸將逆遷進師會京畿收復故疆撫定吾人足矣陳康伯請率百僚稱賀上曰未須爾候到汴京與群臣共慶

虜犯茨湖

守將敗之

茨湖在漢江之南與光化軍相對至是金人以舟渡欲攻襄陽會風勢不利不得著岸兵

校史後麾旗登舟擊却之

李顯忠敗虜于全椒

楊欽尋敗之于洪澤鎮○吳超

戊申上親征

湯思退為行宮留守

敗之于淮陰縣○顯忠又敗之于揚林渡翌日虜乃退

赦新復州軍

上曰向已

止與建王行欲令徧識諸將耳
下哀痛之詔今日恩宥不必更揚完顏亮過惡但專罪己而已起居舍人權直學士院劉珙草制略曰茲逆虜之于誅幸上天之悔禍爰整濯征之旅坐揚耆定之功元惡就屠餘黨悉潰重念中原之眾久淪左社之風頭顱難保於淫刑閭里

悉空於重歛宜推在宥咸與惟新自江上用兵珙獨招納

在禁林一時詔檄多出其手詞氣激烈讀者感厲

降附萬眾據和州陳康伯等依旨撰到招安旗榜不惟諸

國之人雖女真亦一槩與補官上曰彼雖夷狄亦人也此引

見所招捉到金人朕亦悉貸死蓋首惡止元顏亮一人耳若

槩殺之朕不忍為也

是歲籍鄉兵於民兵其法取於主戶之雙

丁每十戶為甲五甲為團甲團皆有長又擇邑之豪為總首

歲於農隙教以武事而官給其糧其後隸于籍者至七八千

人又武昌令薛季宣亦求得故陝西河北弓箭手保甲舊法

五家為保五保為甲六甲為隊隨地形便利則合為總不以

鄉為限總首副總首領焉官族士族富族皆附保蠲其身俾

輸財供總之小用諸總必有射圃民暇則集無蚤暮之節盡

禁蒲博獨許以擊刺角勝五日更至縣廷閱其尤者勞賞之

旗幟總別為色諸鄉皆置樓盜發伐鼓舉烽以相號召瞬息

通百里

虜立元顏衰于遼陽

衰時為東京留守亮

萬入叛亮歸會寧府立褒為帝褒故晉王宗輔之子晟之孫

也即位改元大定大赦逆亮既被弑子光瑛留汴京亦為其

眾所殺褒知亮已死乃與其子允升允迪擁甲騎一萬趨燕

京明年春入居之且告其祖廟以父故名宗輔非帝王所稱

改曰宗堯追號懿宗故主亶號閔宗以亮為海陵王謚曰煬

遣使來告登位時耶律窩斡有眾數萬漸逼居庸關褒大懼

命紇石烈志寧統軍以討之褒與其下謀以謂窩斡兵勢如

此若南宋乘虛襲我國其危哉設有所求當割河南與之既

而窩斡之眾內叛金人得窩斡戮之裂其體于燕京汴京及

長安三處契丹之患既息其割地歸本朝之意亦寢矣。旦

尋改謚

熙宗

壬午 紹興三十二年春正月戊辰朔日有

食之○上至建康

張浚迎謁道左衛士見浚復用至以手加額浚見上首言國猶身也

元氣充則外邪遠朝廷元氣也用人修政事治甲兵惜財用皆壯元氣之道上嘉納之復陞江陰

縣為軍○桃翼祖

先是禮部侍郎黃中請曰本朝劾唐之制創為九廟今日宗廟自禧

宣二祖以及祖宗凡九世而十一室望遵二月以虞允

文為川陝宣諭使

置司興州先是上欲付張浚以江淮之事已而中止乃命揚存中為

江淮等路宣撫使允文副之中書舍人劉珙不書錄黃且論其不可珙子羽子也上謂宰相曰劉珙之父為張浚所知此奏專為浚地耳然存中宣撫之命已寢但令措置兩淮而允文亦改命焉○六月允文奏云今防秋在近而官軍分戍捨德順一帶地廣兵稀入寇之路不一如官軍在德順守七盤摧山之險而秦隴一帶路通仙人原者不一見今仙人原全

無官軍守關又如官軍在鳳州守散關和尚原之險而南山子午谷一帶路通洋州者不一見今南山亦無官軍守關見

與吳璘商 上還臨安

先是御史吳芾言大駕宜留建康府以繫中原之望有陳駐蹕利害

詔侍從臺諫同議芾謂建康可以控帶襄漢經理淮甸若還臨安則西北之勢不能相接時以欽宗祔廟暫還芾又言聞虜使將至彼蓋欲窺吾進退視吾虛實不如王彥敗虜

于魏州東○虜犯汝州吳拱遣將擊走之

○詔措置四大鎮

言者謂今日料理江淮之術蓋創四大鎮如維揚合肥蘄陽襄陽各為家

計增城浚隍以立守備農戰交修以待天時每鎮以在江北者為屬城各招弓箭手二萬人授良田百畝給與牛種雖無租賦實免供饋悉遵陝西治邊故事行之又京口建康九江江夏公安建為五帥各屯二萬人列置烽燧益修樓船輔

以天險之阻此皆久
長之計詔益就措置
閏月吳璘復大散關
先是虜

河等州乃堅守大散關以扼王師璘遣楊從儀等攻下之遂
分兵據和尚原虜退守寶雞縣璘尋又遣姚仲攻德順軍未
下璘恐士有墮心即自秦馳赴率數十騎繞城傳呼城中之
人欲識璘面不發一矢虜氣自索既戰又為我軍所敗遂遁
去璘入城父老擁拜馬首幾不可行○三大將之出也興州

路得秦隴環原熙河蘭會洮州積石鎮戎德順軍凡十二郡
金州路得商虢陝華州凡四郡獨虜以重兵扼鳳翔故大散
關之兵未得進○明年五月四川制置沈介奏日者德順班
師有統制朱勇力戰潰圍幾免矣而以持軍素嚴其御執以
降虜虜合喜者握手上堂立誅執勇者感以恩意誘以富貴

勇不為屈留之三月巧說百端而卒以誅死忠義
之節古烈士不能過望如贈卹之典詔贈勇承宣使
虜陷河

州 驅老弱數萬屠之選強壯
數千充軍焚蕩其城而去

村 欽宗 第十一室 劉錡

卒○三月遣使措置兩淮堡寨屯田 兵部侍郎

陳俊卿使淮東工部侍郎許尹使淮西初命楊存中與兩路
制置帥漕司同措置而久未就緒故復遣近臣○上因與宰

執論淮上屯田事上曰士大夫言此者甚多然須先有定論
用諸軍乎用諸民乎若論既定當先為治城壘廬舍使老少

有所歸蓄積有所藏然後可為陳康伯曰今淮西歸正人願
就耕者甚眾已降牛種本錢趙子瀟所納抽解木植亦分送

兩淮治屯田人廬舍矣上曰甚善上又曰卿等用人當取慤
實為上若好名沽激如畫餅然終不可食徒敗人事耳已而

俊卿自淮東還乞募民耕荒田 虜使來 使高忠建來告
嗣位始忠建責

竭其徭役及七年租稅從之 臣禮及新復州郡接伴洪邁以聞且曰土疆實利不可與禮

際虛名不足惜也禮部侍郎黃中聞之亟奏曰名定實隨百
世不易不可謂虛土疆得失一彼一此不可謂實議者或又

言土地實也君臣名也趣今之宜當先實而後名乃我之利

兵部侍郎陳俊卿曰今力未可守雖得河南亦不免為虛名臣謂不若先正名分各分正則國威張而歲幣亦可損矣至是入見猶欲用舊禮授國書陳康伯以義折之乃請宰相受書康伯又持不可廷臣相顧愕胎康伯呼館伴徐嘉至榻前責以議不素定嘉徑前取書進呈虜沮甚上嘉歎之○嘉上更改近例凡十四事其大略則更定朝謁與進書受書儀範及伴使與北使抗禮而**洪邁報使**以中書舍人假翰林已於是略如京都故事學士充賀登位使亮之立也秦檜白遣柄臣往賀至是復用舊禮國書曰審膺駸命光宅丕圖德合天人慶均遐邇比因還使嘗露悃悰粵從海上之盟獲講隣封之信中更多故煩紊始圖事有權宜始為父兄而貶損譽無端隙靡迓天地之鑒臨又曰願畫舊疆寵還弊國結兄弟無窮之好垂子孫可久之謀庶令南北之民永息干戈之苦邁至虜虜人鎖之館中抑令於表中改換陪臣二字報書有曰各分既一言而定貢輸亦兩紀于茲虜又曰蔑夫致慶之祠要以難行之事實違天鑒再作禍端

陷懷寧府

守臣陳亨祖登城督戰中流矢死其母及家五十餘人皆死之○是時京東義士耿京亦率眾据東平府遣掌書記辛棄疾赴行在授京天平節度節制京東河北忠義軍馬既而虜使來朝廷遂不復通京遂為虜所殺○虜之叛盟也淮襄諸軍復得海泗唐鄧陳蔡許汝嵩壽等十州自是但餘四州而已

水溢中有赤氣如凝血

四月又溢數百里漂溺廬舍人畜死者甚眾夏

四月詔近臣陳防秋事宜

戶部侍郎吳芾言大農之財一歲所入幾

五千萬而內藏激賞不與焉會其多寡比景德全盛時十增其四地不足而賦加多則取於民者已盡不可以復求矣惟當痛節冗費蓋今天下之兵內外何翅三十萬太祖太宗削平諸國盡取其數亦不過此况大農每歲養兵之費幾十之九若更加募何以贍之今欲兵之足莫如核實不得令虛張人數揀其驍銳汰其疲弱使人皆可用則官無費財是一舉

而兩得之也時將士陣亡者衆軍多虛籍故帝言及之。禮部侍郎黃中言足食之計在於量入爲出今天下財賦半入內帑有司莫能計其虛盈請悉以歸左藏且引唐揚炎告德宗語曰陛下仁聖豈不能如德宗之爲也上善之命

張浚兼措置兩淮

初上既定議東還而軍務未有所以揚存中爲宣撫使中外大失望以劉珙不書錄黃卒罷宣撫俾專措置而已至是召存中還而以命浚初上既還臨安有勸浚求去者浚念舊臣無它在者人心尤以己之去就爲安危乃不敢言去日治府事細大必親焉浚出入將相三十年素爲士卒所畏愛至是復總軍政皆樂爲用。浚奏言兩淮之人素稱彊力而淮北義兵尤爲忠勁自強虜恣爲殘虐皇皇無歸臣欲置御前萬弩營募民強壯堪充弩手之人不刺臂面以御前効用爲名令結爲甲隊逆相保委有功同賞有罪同罰於建康置營寨安泊詔從其請於是兩淮之人欣然願就率皆強勇可用浚親訓撫之又奏差陳敏爲統制敏起

微賤聲迹未振浚擢於困廢中敏感激盡力圖報未幾成軍方召募之初浮言鼓動欲敗成績數月間來應者不絕衆論始定浚謂虜長於騎我長於步制騎莫如弩衛弩莫如車乃令專制弩治車又謂三國以後自北歸南未有不由清河渦口兩道以舟運糧蓋淮北廣衍糧舟不出於淮則懼清野無所得有坐困之勢於是東屯盱眙楚泗以扼渦潁大兵進臨聲勢連接人心畢歸精兵可集即奏言之又乞多募福建海船由海窺東萊由清泗窺淮陽有旨下福建選募。後敏嘗爲孝宗言虜軍每欲出清河必分遣人馬先自上流潛渡淮河由萬家湖出衡陽浦以遠我軍後士卒懼腹背受敵戰心不固宜先修築楚州城池以固人心楚州爲南北襟喉彼此必爭之地蓋長淮二千餘里河道通乎北方者五淮汴渦潁蔡是也其通南方以入江者惟楚州運河一處而已北人舟艦自五湖而下將謀渡江非得楚州運河奚自達昔周世宗自楚州北神堰鑿老鵲河通戰艦以入大江而以汪澈參唐遂失兩淮之地由此觀之楚州實南朝司命

知政事

澈宣諭荆襄還入見遂有是命

張震為殿中侍御史

未幾

震入對言古之觀天下者不觀其勢而觀其人之志志強矣天下之勢雖弱必強况今東傳海西抵秦北踰淮南極閩廣費荆襄跨江漢而負全蜀不可謂弱特在乎所以用之者如何耳願陛下體乾之健自強不息講外治之策急內修之政振威權整法度拔英俊獎忠直退姦佞擇將帥核軍實充國計謹名器信號令治戰守日夜摩厲以充其志持之以決而後舉天下惟所欲為無不可者惟陛下留神省察

呂廣問禮部侍郎

上謂大

問老成不沽激往時薦之者多因曰朕有一人材簿每臨朝臣下有薦揚人材者退則記姓名于簿遇有選用披而尋之無不適當陳康伯等又論備邊當擇良將上曰偏裨中有驍勇者卿等可以所聞具其高下具名以聞俟於諸軍汰去

第十五 快懦快字誤

大敗虜于石湫堰

子益時為鎮江

都統金人圍海州詔子益率兵往援仍聽張浚節制浚為書抵子益勉以功名子益即馳赴之遇敵于石湫堰子益率精銳先入諸將皆進王友直以所部力戰張浚死之虜遂大敗引去及奏功張浚以去歲淮上功賞之濫乃命統制官下至旗頭押隊公共保明期以三日有冒濫者重罪之於是友直以功遷觀察使記贈官立廟

申嚴出軍

逃叛法

兵部侍郎陳俊卿使淮東還至是入見言軍事尚嚴故軍人逃叛在法當誅今乃一切寬縱不加窮

治轉相招納使人人臨敵逗撓不進又遁逃而無罪其誰肯為國家出戰者願戒飭諸將毋得互相招納以隳軍政而長亂階其有保姦納亡重寘之罪然後申嚴出軍逃弩之法斷在必行庶幾此風稍革從之

命成閔等

領三衙

閔主管殿前司李顯忠馬軍司吳拱步軍復熙

州○六月賜皇子瑋名存立為皇太子

賜字元永

知政事

澈宣諭荆襄還入見遂有是命

張震為殿中侍御史

未幾

震入對言古之觀天下者不觀其勢而觀其人之志志強矣天下之勢雖弱必強况今東傳海西抵秦北踰淮南極閩廣費荆襄跨江漢而負全蜀不可謂弱特在乎所以用之者如何耳願陛下體乾之健自強不息講外治之策急內修之政振威權整法度拔英俊獎忠直退姦佞擇將帥核軍實充國計謹名器信號令治戰守日夜摩厲以充其志持之以決而後舉天下惟所欲為無不可者惟陛下留神省察

呂廣問禮部侍郎

上謂大

問老成不沽激往時薦之者多因曰朕有一人材簿每臨朝臣下有薦揚人材者退則記姓名于簿遇有選用披而尋之無不適當陳康伯等又論備邊當擇良將上曰偏裨中有驍勇者卿等可以所聞見隨其高下具名以聞俟於諸軍汰去快懦次

五月張子益大敗虜于石湫堰

子益時為鎮江

都統金人圍海州詔子益率兵往援仍聽張浚節制浚為書抵子益勉以功名子益即馳赴之遇敵于石湫堰子益率精銳先入諸將皆進王友直以所部力戰張浚死之虜遂大敗引去及奏功張浚以去歲淮上功賞之濫乃命統制官下至旗頭押隊公共保明期以三日有冒濫者重罪之於是友直以功遷觀察使記贈官立廟

申嚴出軍

逃叛法

兵部侍郎陳俊卿使淮東還至是入見言軍事尚嚴故軍人逃叛在法當誅今乃一切寬縱不加窮

治轉相招納使人人臨敵逗撓不進又遁逃而無罪其誰肯為國家出戰者願戒飭諸將毋得互相招納以隳軍政而長亂階其有保姦納士重寘之罪然後申嚴出軍逃弩之法斷在必行庶幾此風稍革從之

命成閔等

領三衙

閔主管殿前司李顯忠馬軍司吳拱步軍復熙

州○六月賜皇子瑋名存立為皇太子

賜字元永

追封皇兄子儻秀王

詔故宗室秘閣修撰子儻可追封秀王謚安僖妻宜人張

氏可封王夫人。王薨於紹興十四年之春皇太子時

朱倬

罷

臺諫論其罪倬亦巧去乃罷為觀文殿學士奉祠制曰君子邦家之基曾未聞於成效元良天下之本乃欲觀

於疇庸翰林學士洪

丙子上內禪皇太子即皇帝

位太上皇帝居德壽宮

前一日上降御札皇太子可即皇帝位朕稱太上皇

帝皇后稱太上皇后應軍國事並聽嗣君處分丙子上行內禪之禮有司設伏紫宸殿下百僚起居畢宰臣陳康伯知院乘義問參政汪澈同知黃祖舜拜辭相與泣下幾至號慟上亦為之揮涕曰朕在位三十六年今老且病久欲閑退此事斷自朕意非由臣下開陳上即還內群臣移班殿門外聽宣詔書少頃皇太子服袍履內侍扶掖至御榻前側立不坐百

官拜舞山呼起居畢康伯等升殿奏願陛下即御座以正南面仰副太上皇傳授之意天顏愀然曰君父之命出於獨斷此大位懼不敢當尚容辭避賀畢駕即還內百官赴祥曦殿候太上皇登輦扈從至德壽宮而退

大赦

以龍大淵為樞密副都承旨

曾覲為帶御器械兼幹辦皇城司大

淵時為左武大夫覲武翼郎二人皆上潛邸舊人也

求直言

監南嶽廟朱熹封事略言聖躬雖未有過

失而帝王之學不可以不熟講朝政雖未有闕遺而脩攘之計不可以不早定利害休戚雖不可徧以疏舉然本原之地不可以不加意陛下毓德之初親御簡策不過諷誦文詞吟詠情性比年以來欲求大道之要又頗留意於老子釋氏之書記誦詞藻非所以探淵源而出治道虛無寂滅非所以貫本末而立大中帝王之學必先格物致知以極夫事物之變使義理所存纖悉畢照則自然意誠心正而可以應天下之務次言今日之計不過修政事攘夷狄然計不特定者講和

之說疑之也金虜於我有不共戴天之讎則不可和也義理明矣義理之不可為而猶為之謂有利而無害也以臣策之所謂和者有百害而無一利何苦而必為之願疇咨大臣總覽羣策鑿失之之由求應之之術斷以義理之公參以利害

第六行 遷延中已之資 疑有誤

風俗使吾修政攘夷之資而不敢懷頃刻自安

之意更拒遼屬以圖事以數年之外志定氣飽國富兵彊視吾力之彊弱觀彼豐之淺深徐起而圖之中原故地不為吾有而將焉往次言四海利病係斯民之休戚斯民之休戚係守令之賢否監司者守令之綱朝廷者監司之本欲斯民之得所本原之地亦在朝廷而已。明年熹入對三奏其一言大學之道在乎格物以致其知蓋有是物必有是理然理無形而難知物有迹而易觀故因是物以求之使是理了然於心日之間而無毫髮之差則應乎事者自無毫髮之謬陛下雖有生知之性高世之行而未嘗隨事以觀理故天下之理多所未察未嘗即理以應事故天下之事多所未明是以舉

措之間動涉疑貳聽納之際未免蔽欺平治之効所以未著由不講乎大學之道而溺心於淺近虛無之過其二言君父之讎不與共戴天乃天之所覆地之所載凡有君臣父子之性者發於至痛不能自己之同情而非專出於一己之私然則今日之所當為者非戰無以復讎非守無以制勝是皆天理之同然非人欲之私忿也未言古先聖王制御夷狄之道其本不在乎威強而在乎德業其任不在乎邊境而在乎朝廷其具不在乎兵食而在乎紀綱今日諫諍之塗方壅佞幸之勢方張爵賞易致而威罰不行民力已殫而國用未節則德業未可謂脩朝廷未可謂正紀綱未可謂立凡古先聖王所以強本折衝威制夷狄之道皆未可謂備。明年四月吏部尚書凌景夏等奏看詳到百官應詔可行事件內四事一言考課所以辨別能否也唐虞三考黜陟以任職歲久能否盡見因以黜陟則才類分別祖宗鑒年限叙遷之弊非有勞者未嘗進秩乾德四年又詔自侍御史郎中少卿以下莅事滿三年遷其秩御史中丞尚書侍郎即別議優寵故當時任

之說疑之也。金屬於我有不共戴天之讎，則不可和也。義理明矣，義理之不可為而猶為之，謂有利而無害也。以臣策之，所謂和者有百害而無一利，何苦而必為之？願疇咨大臣，總攬羣策，鑒失之之由，求應之之術，斷以義理之公，參以利害之實，閉關絕約，任賢使能，立紀綱，厲風俗，使吾修政攘夷之外，了然無一毫可恃為遷延中己之資，而不敢懷頃刻自安之意，更相激厲，以圖事功。數年之外，志定氣飽，國富兵彊，視吾力之彊弱，觀彼豐之淺深，徐起而圖之，中原故地不為吾有，而將焉往？次言四海利病，係斯民之休戚，斯民之休戚，係守令之賢否，監司者守令之綱，朝廷者監司之本，欲斯民之得所，本原之地亦在朝廷而已。○明年熹入對，三奏其一言大學之道在乎格物，以致其知，蓋有是物必有是理，然理無形而難知，物有迹而易觀，故因是物以求之，使是理了然於心，日之間而無毫髮之差，則應乎事者自無毫髮之謬。陛下雖有生知之性，高世之行，而未嘗隨事以觀理，故天下之理多所未察，未嘗即理以應事，故天下之事多所未明。是以舉

措之間，動涉疑貳，聽納之際，未免蔽欺。平治之効，所以未著，由不講乎大學之道，而溺心於淺近虛無之過。其二言君父之讎，不與共戴，天乃天之所覆，地之所載，凡有君臣父子之性者，發於至庸，不能自己之同情，而非專出於一己之私。然則今日之所當為者，非戰無以復讎，非守無以制勝，是皆天理之同，然非人欲之私忿也。末言古先聖王制御夷狄之道，其本不在乎威強，而在乎德業，其任不在乎邊境，而在乎朝廷。其具不在乎兵食，而在乎紀綱。今日諫諍之塗，方壅，佞幸之勢，方張，爵賞易致，而威罰不行，民力已殫，而國用未節，則所以強本折衝，威制夷狄之道，皆未可謂備。○明年四月，吏部尚書凌景夏等奏看詳到，百官應詔可行事件內四事，一言考課，所以辨別能否也。唐虞三考黜陟，以任職，歲久能否，盡見，因以黜陟則才類分別，祖宗鑒年限叙遷之弊，非有勞者未嘗進秩，乾德四年又詔自侍御史郎中少卿以下莅事滿三年遷其秩，御史中丞尚書侍郎郎別議優寵，故當時任

依坊使有十餘年者任右補闕有十六年者御史中丞有十二年者今檢會紹興二十八年三月手詔除兩省臺諫以上

疑誤

第二行檢會雷字

薛映援張詠例兼近職令立定真以免

俸觀近年以來非泛恩數或私近倖或寵貴戚或予將帥援例求之即以予之知其非是則又曰餘人不得援例至於六部之所勘當則取決於三省羣胥大理寺之所斷決則稟聽於朝廷風旨願嚴為之禁使官得以勝吏則人得以守法人得以守法則法得以勝例一切惟法之從而不得見事簡而易行又言朝廷有約束事件官吏匿之民有不得見者間有徒掛墻壁而未嘗施行謂之應破旨揮而已且曰朝廷不火當自變更此號令不孚之弊也今欲革之則凡一號令之出期於必行無得徒事虛文如有奉行不虔必實于罰又言守令之職尤親於民是以古者刺史入為三公郎官出宰百里祖宗之法尤重其選今則不然輕外而重內內之官

非以疾非以故則不秉郡符無疾故而補外者謂之左遷至於縣令凡選人之改秩者不問其材之長短與夫能否必使任之太上皇帝嘗令侍從卿監各舉所知以備選用其法可謂盡善奈何所舉不公賦汙暴戾庸懦昏耄者亦與其舉方且恃其所舉又自謂朝廷選擇而使之遂有恣情肆欲靡所不為者欲望委監司郡守歲考縣令之課以上之考不以實者令御史臺糾劾以罪之其縣令之有治績者寵之以賞不特賞其人也併與其所舉者而賞之有不任職者如之以罰不特罰其人也併與其所舉者而罰之如是則舉者不敢徇私而被舉者無不竭力州縣之民庶得被其實惠矣從之

詔百官日輪對

日一次輪對

張浚入對除

江淮宣撫使

時上手書召浚既見上改容曰久聞公名今朝廷所恃惟公賜坐降問再三浚言人

主以務學為先人主之學以一心為本一心合天何事不濟所謂天者天下之公理而已必兢業自持使清明在躬則賞

依坊使有十餘年者任右補闕有十六年者御史中丞有十二年者今檢會紹興二十八年三月手詔除兩省臺諫以上親擢外餘並須久任方許遷除又言名器帝王厲世摩鈍之術也太祖皇帝不以伶官處士人之列太宗以錢昱貴家子不宜任丞郎真宗因薛映援張詠例兼近職令立定真以免倖觀近年以來非泛恩數或私近倖或寵貴戚或予將帥援例求之即以予之知其非是則又曰餘人不得援例至於六部之所勘當則取決於三省羣胥大理寺之所斷決則稟聽於朝廷風旨願嚴為之禁使官得以勝吏則人得以守法人得以守法則法得以勝例一切惟法之從而不得例之聽則事簡而易行又言朝廷有約束事件官吏匿之民有不得見者間有徒掛墻壁而未嘗施行謂之應破旨揮而已且曰朝廷不火當自變更此號令不孚之弊也今欲革之則凡一號令之出期於必行無得徒事虛文如有奉行不虔必寘于罰又言守令之職尤親於民是以古者刺史入為三公郎官出宰百里祖宗之法尤重其選今則不然輕外而重內內之官

非以疾非以故則不秉郡符無疾故而補外者謂之左遷至於縣令凡選人之改秩者不問其材之長短與夫能否必使任之太上皇帝嘗令侍從卿監各舉所知以備選用其法可謂盡善奈何所舉不公賊汙暴戾庸懦昏耄者亦與其舉方且恃其所舉又自謂朝廷選擇而使之遂有恣情肆欲靡所不為者欲望委監司郡守歲考縣令之課以上之考不以實者令御史臺糾劾以罪之其縣令之有治績者寵之以賞不特賞其人也併與其所舉者而賞之有不任職者如之以罰不特罰其人也併與其所舉者罰之如是則舉者不敢徇私而被舉者無不竭力州縣之民庶得被其實惠矣從之

詔百官日輪對

日一次輪對

張浚入對除

江淮宣撫使

時上手書召浚既見上改容曰久聞公名今朝廷所恃惟公賜坐降問再三浚言人

主以務學為先人主之學以一心為本一心合天何事不濟所謂天者天下之公理而已必兢業自持使清明在躬則賞

罰舉措無一不當人心自歸醜虜自服上竦然曰當不忘公言又言今日當以藝祖為法自一身一家始以率天下浚見上天錫英武力陳和議之非勸上堅意以圖事功於是加浚少傳進封魏國公除江淮宣撫節制屯駐軍馬浚薦陳俊卿為判官復往江上。翰林學士史浩議欲城瓜洲采石下浚議浚謂不守兩淮而守江干是示虜以削弱之形急軍民戰守之氣不若先城泗洲浩既為參知政事浚所規畫浩必沮撓如不賞海州之功沮死驍將張子益散遣東海舟師皆浩之為皇侍御史張震言近日有飛蝗自江東來入湖州界所也。蝗至如風雨乞行下本路監司守令詢究其實檢照前後條令疾速施行庶幾救患於未然。右正言袁孚言乃六月中旬霖雨累日浙西州郡以山水發洪壞廬屋舟楫而入被其害近又聞江浙之間飛蝗為害民甚苦乏此二者同出於一月之內天其或者仁愛陛下之深警戒陛下之切欲陛下修德以應之乎

秋七月詔議應敵定論

先是虜遣僕散忠義及紇石烈

志寧經略四州地為我師所敗於是以前檄至盱眙軍云既有通和之意自宜各守元立封疆邊臣以聞殿中侍御史張震率同列論虜人必將盡索故疆使我失諸將之心盡取舊人使我失中原之望盡如故禮使我沮義士之氣盡罷兵屯使我壞邊防之策上乃下詔略曰敵人來索故禮從之則不忍屈辱不從則邊患未已中原歸正人源源不絕納之則東南力不能給否則絕向化之心宰執侍從臺諫各宜指陳定論以聞於是翰林李士洪遵給事中金安節中書舍人唐文若起居郎兼中書舍人周必大共議大略謂不宜直情徑行亦未可遽為之屈謂宜歲遺金繒如前日之數或許稍歸侵地如海泗之類則彼亦可藉口而來議矣殿中侍御史張震以為海州控扼海道陝西地多險要皆不可棄至於受冊札絕歸附之類其不可有十權工部侍郎張闡以為選將練兵名分可正江淮授田遺民可招監察御史陳良翰以為不用舊禮然後和議可成其餘亦繼有論列而宰執獨無奏章上以問參知政事史浩浩奏略云先為備守是謂良規若夫議戰與

議和則亦在彼不在此彼戰則戰彼和則和和不忘戰姑為
雪耻之後圖戰不忘和乃欲緩師而自治此度今年之事力
故立一時之權宜又曰第當堅壁力禦攻衝謹俟乘機以圖
恢復儻聽淺謀之士時與不教之師寇去則論賞以邀功寇
至則歛兵而遁跡使彼無辜之赤子皆為橫死之遊魂取快
一朝含怨萬世謂之恢復豈不痛傷。浩尋復上招納三弊
一謂棄實而務名二謂舍近而謀遠三謂
見利而忘害又請辨兼密院之職許之

命汪澈視師

湖北京西

以參政行府為名明年六月結局澈奉祠

劉珙使虜不至

而復

先是洪邁張掄使虜回見張浚具言虜不禮我使狀且令稱陪臣浚謂不當復遣使而史浩議遣使報虜

以登寶位浚請毋庸遣竟遣珙行至境虜責舊禮不納而還

戊申地震大風拔木

○八月加上太上帝后尊號

太上皇帝為光堯壽聖皇帝皇后為

壽聖太上皇后時議已定而給事中金安節等以為光堯近
乎神堯壽聖乃英宗誕節嘗以名寺不可用既而有欲俟欽
宗服除奉上寶冊者大常博士林栗建議唐憲宗上順宗冊
亦在德宗服中謂行禮無害第備樂而不作可也禮部郎劉儀
鳳獨上議曰謹按上尊號冊寶典故御正殿用樂事屬嘉禮
累朝必俟郊祀慶成然後舉行治平以來上太皇太后皇大
后尊號亦用此禮降詔於即位之初檢舉於公除之後時雖
不同事則無異太上皇帝為社稷大計以天下畀付聖子魏
之明元獻文唐之一祖三宗皆不足道是以堯舜而下初無
專門典故可以稽考及授受之際遇餘服制亦無舉行尊號
可否之文然而治平以來記錄甚詳情文兩盡今日依做斟
酌實合禮經如或畏嫌疑失援據於三綱五常之道有所抵
牾不獨有司失職為議者所非亦祖宗家法所不許也太上
皇帝為欽宗備禮終制見於詔書外則用漢魏權時之文內
則行祖宗遂服之禮燕享不舉樂策試不御殿皆其事也何
獨於尊號冊寶而疑之議者曰永正禪位於元和憲宗故事

可以引用考之新舊唐史會要自武德以來皆用易月之制
既葬之後謂之無服羣臣所上尊號亦多在即位之年與本
朝事體大相遠也就使可據則即位而未改元觀俳優於丹
鳳門觀競渡於魚藻宮擊鞠於神策軍觀樂於麟德殿之類
前代亦有引用者乎議者又曰喪三年不祭唯祭天地社稷
為越絀而行事祖宗雖用唐虞三代之制而升祔之後祠事
畢行不止天地社稷而已尊號之禮何獨有嫌備樂而不作
可也是又不然祭祀之典難於久曠漢魏以來行之於易月
之外葬而祔廟雖用樂可也本朝通用古禮謂之喪事未終
制而上徽號祖宗以為難行使其設而不作在禮無害則治
平之後上太皇太后皇太后尊號何為不於即位降詔之初
遽上冊寶而必待三年之後乎慈聖光獻之於治平宣仁聖
烈之於熙豐母也當熙豐元祐之初猶以所尊為之厭降主
上以鴻名徽號盛禮備樂極人子報稱之心不容少有闕文
以貽它日之悔也竊詳六月詔書已依祖宗故事所有條具
典禮乞候將來欽宗終制檢舉以行則國家盛德美事超冠

前古而主上事親之禮與情實相稱矣議者雖追冊皇

是其言然謂事親當推宜而致厚故不復改

后郭氏郭氏歸上于潜邸封咸寧郡夫人愉愷九月

封皇子愔等三人為王愔鄧王愷慶初御講

筵講尚書周禮進讀三朝記注許帶修起居郎周

與檢照紹興十年十一月起居郎李易申請斷自今年必大言望

六月以前先次修纂每月投進未補者帶修修從之詔

舉監司郡守今侍從兩省臺諫卿監各奉可任監司郡

見任監司郡守才與不才者亦冬十月纂錄勲臣

名次吏部侍郎凌景夏言側聞仁宗慶曆三年命王洙歐

陽脩編定勲臣名次得二百四家子孫固嘗錄用矣

徽宗建中靖國元年再編曾任中書樞密院節度使及其餘
勳臣一百一十六家例得陳乞恩澤臣願明詔有司精加討
論慶曆建中靖國所載或有未盡悉令添入元祐靖康建炎
以來有合籍記者編纂成書子孫咸有甄錄詔委編修聖政
所接續編纂以王之望為川陝宣諭使時虜將合喜

德順軍或上棄三路之議宣諭使虞允文力請勿棄章十餘
上允文罷知夔州詔璘審度事勢從長措置務要保護川蜀
蓋示以棄地之意也仍命之望為宣諭使尋復命允文往璘
軍前計事畢赴行在。來年三月之望奏吳璘已回興州宣
諭一司別無職事詔館職學官毋限負官祖宗設
詔限五日結局此儲養人才朕亦欲待方來之秀不可定負。賜陸游

明年秋詔秘書省除少監秘丞外以七人為負。
尹穡出身時並為樞密院編修官以權知院史浩同。
知王祖舜薦召對稱旨並賜進士出身。

十一月限內侍負

以二百人為額。乾道七年增二
十負。淳熙入年詔於額外增置

祇候班一十負專
處責降過犯人

十二月令諸路臧否守臣

全

臣監司限兩月悉具部內
知州治行臧否連衙同奏

復命宰臣兼樞密

先是
史浩

陳時務

詔侍從臺諫集都
堂條具當今時務命近臣條

去秋虜
將合喜

寇鳳州之黃牛堡璘擊却之遂乘勝取秦州即拜璘為陝西
河東招討使尋使商陝原環等十七郡特新附之眾十餘萬
皆仰三路糧食不取給於蜀中虜人以璘之精兵皆在德順
遂力攻之會張浚再起宣撫江淮將命諸將出犄角之師且
遣舟師自海道擣山東以分其勢而秉政者不然之至是乃
勸上以手札命璘罷德順軍屯戍並令於秦州以裏安泊。

詔下寮屬交諫曰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此奉所係甚重奈何
河退師璘知朝論主和乃曰璘豈不知此顧主上初政璘握
重兵在遠有詔璘何敢有違特王之望為宣撫使亦力贊之
旋軍璘於是棄德順倉卒引退虜乘其後正兵三萬得還者
僅七千人偏裨將佐所存無幾上尋悔之明年正月詔璘可
進可退當從便宜而已不及上頗悔之其夏復詔璘出師而
朝論二三無復
再奉之期矣

中興兩朝編年綱目卷第十三

事仍知建康府俊卿力辭府事尋除禮部侍郎參贊如故。去冬上召俊卿及浚子棻赴行在所浚請臨幸建康以動中原之心用師淮堧進舟山東以遙為吳璘之援上見俊卿等問浚動靜飲食顏貌曰朕倚魏公如長城不容浮言搖奪契丹酋長窩斡起兵攻虜為虜所滅其驍將蕭鵬巴耶律迺哩自海道來降浚請厚撫之虜以十萬眾屯河南聲言窺兩淮浚以大兵屯盱眙泗濠廬虜不敢動第移文索海泗唐鄧商州及歲幣浚言虜詐不當為動卒以無事至是制除樞密使開都督府時虜將萬戶蒲察徒穆及偽知泗州大周仁屯虹縣都統蕭琦屯靈壁浚謂至秋必為邊患當及時掃蕩三月召浚赴行在所中道上疏謂廟勝之道在人君正身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今德政未洽宿弊朱華願發乾剛奮獨斷盡循太祖太宗之法上詔浚當先圖兩城邊患既紓弊以次革。浚尋乞降一年歲幣應副使用詔先發見椿管歲幣銀二十五萬兩赴督府續次支降。棻之見上也即進言曰陛下上念宗社之讎恥下閔中原之塗

炭惕然於中而思有以振之臣謂此心之發即天理也願益加省察而稽古親賢以自輔毋使其少息則今日之功可以立成上嚴賊吏法新知永州陸廉特貸命不刺面配詔大異之州仍籍沒家財以前知滁州在任賊

三月雨雹○議節浮費

置局於戶部復令諫議大夫王大寶等同

議於是省官吏負減貴戚俸。祖宗時中都吏祿兵廩之費全歲不過百五十萬緡元豐間月至三十六萬宣和崇侈無度然後月支一百二十萬渡江之後連年用兵然猶月支不過八十萬至淳熙末朝廷無事乃月支百二十萬而非泛所支及金銀綿絹不與焉以孝宗恭儉撙節而支費擬於宣和蓋以紹興休兵以後百司宮禁循習承平舊典日益月增而未能裁夏四月詔舉遺逸先是臣僚輪對奏國家設於隱逸必欲羅而致之真宗起種放於華山哲宗起程頤於伊洛光堯起尹焞於川蜀欲望盛時博訪遺逸從之。詔畧

曰朕嗣位之初駟召旁午凡縉紳之老儒林之秀莫不揚明顯擢在列于外尚念山林之際漁釣之間豈無荷蓀濯纓之倫飯牛版築之士或自晦於卜祝或沉痾於煙霞部刺史二千石為朕搜羅其有懷瑾握瑜埋光鏹采迹其行實咸以名聞朕將厚禮特招虛懷延納尋福建諸司薦興化軍仙遊林彖行義召不至乾道四年福建諸司又薦彖行義授迪功郎添差本軍教授○是歲知荆南府張孝祥薦峽州布衣郭雍行義召不至賜號冲晦處士淳熙間再封願正先生○淳熙四年知遂寧府杜莘老舉布衣雍山行義召不至賜出身添差本府教授尋乞致仕○六年潼川府路言詔行寬恤馬備行義文學召不至賜出身補本府教授詔行寬恤言者謂登寶位赦文及續降寬恤十八事並係恤民州縣未聞施行蓋由姦賊之吏尚多監司不行彈劾於是降詔申儆之略曰自初踐位首行曠澤續降寬恤十八事尚慮州縣未能布宣使民重困朕丁寧告戒而限改官負吏莫之省今若徂舊習必罰無赦

限改官負

選人改官每歲八十

賜進士第

下木待向未識謨否當否
負尋又增二十負○乾道三年定改官以一百人盜賞以三日川換給改官以二十人為額○賜進士第問以下

第出身有差

及祠神僭擬踰制等事○八月禁以王十朋為侍御士庶服飾侈異及歸正人胡服

史

十朋奏疏略曰聖人之德無以加孝而天子之孝莫大乎光祖宗而安社稷因前王盈成之業而守之者孝也

周之成康漢之文景是也承前世衰亂之序而興之者孝也商之高宗周之宣王是也國有恥而雪之孝也漢宣帝臣單于以雪高帝平城之恥唐太宗俘頡利以雪高祖稱臣之恥是也先君有讎而復之孝也夏少康滅澆以復后相之讎漢光武誅王莽以復劉氏中絕之讎是也歷代帝王守成中興雪恥復讎之迹不同其功光祖宗孝安社稷則一而已靖康之禍臣子有不忍言者恭惟陛下天資英武慨然以興復為

曰朕嗣位之初駟召旁午凡縉紳之老儒林之秀莫不揚明
顯擢在列于外尚念山林之際漁釣之間豈無荷蓀濯纓之
倫飯牛版築之士或自晦於卜祝或沉痾於煙霞部刺史二
千石為朕搜羅其有懷瑾握瑜埋光鏱采迹其行實咸以名
聞朕將厚禮特招虛懷延納尋福建諸司又薦彖行義授迪功郎
彖行義召不至乾道四年福建諸司又薦彖行義授迪功郎
添差本軍教授○是歲知荆南府張孝祥薦峽州布衣郭雍
行義召不至賜號冲晦處士淳熙間再封顯正先生○淳熙
四年知遂寧府杜莘老舉布衣雍山行義召不至賜出身添
差本府教授尋乞致仕○六年潼川府路言詔行寬恤
馬備行義文學召不至賜出身補本府教授詔行寬恤
言者謂登寶位赦文及續降寬恤十八事並係恤民州縣未
聞施行蓋由姦賊之吏尚多監司不行彈劾於是降詔申儆
之略曰自初踐位首行曠澤續降寬恤十八事尚慮州縣未
能布宣使民重困朕丁寧告戒而限改官負
吏莫之省今若徂舊習必罰無赦
每歲八十

負尋又增二十負○乾道三年定改官以一百人盜賞以三
人四川換給改官以二十人為額○
淳熙七年又詔通以八十人為額
賜進士第
問以下

五百餘人及
第出身有差
五月嚴交遺禁○申禁銷金鋪翠

及祠神僭擬踰制等事○八月禁
士庶服飾侈異及歸正人胡服
以王十朋為侍御

史
十朋奏疏略曰聖人之德無以加孝而天子之孝莫大
乎光祖宗而安社稷因前王盈成之業而守之者孝也

周之成康漢之文景是也承前世衰亂之序而興之者孝也
商之高宗周之宣王是也國有恥而雪之孝也漢宣帝臣單
于以雪高帝平城之恥唐太宗俘頡利以雪高祖稱臣之恥
是也先君有讎而復之孝也夏少康滅澆以復后相之讎漢
光武誅王莽以復劉氏中絕之讎是也歷代帝王守成中興
雪恥復讎之迹不同其功光祖宗孝安社稷則一而已靖康
之禍臣子有不甘言者恭惟陛下天資英武慨然以興復為

念竊聞每對羣臣論天下事則曰當如創業時又曰當以馬上治之又曰某事當俟恢復後為之臣比因宣召語及祖宗陵寢聖容慘然曰四十年矣臣仰知陛下之心真夏少康商高宗周宣王漢光武之心也柰何在位之臣不知忠孝大節不能仰副聖心之萬一復欲蹈昔日姦臣之覆轍屈己以和仇讎之犬羊指祖宗中原之境土為虜人之土謂不當取指祖宗中原之人民為虜人之民謂不當納又取秦隴已復之地無故而弃之以資寇讎以絕生靈歸附之望間有說進取者則羣朝而聚笑之大臣唱之於上小臣和之於下并為一談牢不可破臣願陛下推誠盡孝終始如一言動之間不忘社稷食息之頃必念祖宗側身脩行上以承天意興衰撥亂下以慰人心任賢勿貳去邪勿疑以革前日圖任之失有善必賞有惡必罰以振今日紀綱之弊仍下詔者戒敕有位無小無大咸懷忠良去和附之私心贊國家之大計陛下既率之以孝羣臣咸應之以忠如是則可以動天地可以通神明可以慰祖宗在天之靈可以無負太上皇帝付託之意矣中

胡銓入對

時為起居郎上曰近日除臺官外議如何銓曰

原何患乎不復中興外人鼓舞謂陛下得人上曰卿與十朋者朕親擢也○銓奏何待乎以日月冥耶臣等誤蒙親擢承乏左右史竊見今之史職廢壞者非一其尤甚有四焉一曰進史不當二曰立非其地三曰前殿不立四曰奏不直前何謂進史不當臣聞唐褚遂良知起居注太宗問人君得觀之否對曰史記善惡以為戒庶幾人主不為非法不聞帝王躬自觀史也魏暮為起居舍人文宗遣中使取記注欲觀之暮謂史官書事以存鑒戒陛下所為善無畏不書不善天下人亦有以記之帝乃止遂良與暮可謂能守官矣至國朝梁周翰李宗諤為左右史乃建言每月起居注願先奏御後付史館國史書之曰進起居注自梁周翰等始豈不媿唐二子哉慶曆中歐陽脩為起居注首論其失云自古人君不自閱史今撰述既成必錄本進呈則事有諱避史官雖欲書而不敢也乞自今起居注更不進本仁宗從之厥後佞臣執筆乃復進史必習不革遂至于今望遵仁宗之訓

革周翰之失自今記注不必進呈庶使人主不觀史之美不專於唐二君也何謂立非其地按唐制每皇帝御殿則左右史夾香案而立善惡必書許敬宗李義府用事動則懷姦懼為史官所記遂廢左右侍立之職凡謀議皆不與聞文宗復正觀故事每入閣命左右史執筆立于螭頭之下由是宰相奏事得以備錄故開成之政悉詳於史國朝故事天子坐朝則記官立於御坐之後歐陽脩以謂起居者當視人君言色舉動而書若立於後則無以盡見乃徒立於御座之前至脩罷職修注者乃復立於後今乃立於殿之東南隅言動未嘗或聞可謂立非其地其媿於脩多矣又聞元豐三年修起居注王存奏欲追正觀故事使左右史得盡聞天子德音倘以二府自有時政記即乞自餘臣僚登對許記注侍立神宗曰人君與臣下言必關政理所言公公言之自非軍機何必秘密蓋人臣奏對或有頗僻或肆讒慝若史官書之則無所肆其姦矣大哉王言然未及施行也至今議者惜之今史徒有左右之名不知天子言動之實羣臣奏對並以無所得聖語

閱報職記注者但不過錄諸司供報公文而已何名曰史耶乞陛下復歐陽脩侍立故事庶幾言色舉動皆得以書如宰執造膝之言自有時政記亦乞如王存所請凡餘臣奏對許令侍立亦足以神神宗之志也何謂前殿不立歷觀自古左右史未嘗不侍於天子之側亦未嘗有前後殿之分唐制但云左右史分立於殿下螭頭之側和墨濡翰皆就螭之坳處有命則臨陛俯聽對而書之不聞後殿立螭而前殿不立也又聞歐陽脩奏請自今前後殿上殿臣僚退令少留殿門俟修注出面錄聖語以此知國朝舊制前後殿皆侍立矣夫人主之言不獨後殿有之而前殿無也宰執奏事百官進對之言不獨後殿有之而前殿無也今獨後殿侍立而前殿不與義果安在夫後殿侍立雖立非其地然猶立焉亦愛禮存羊之意前殿不立是餼羊亦去禮意俱亡矣今左右史分日而立無言動之異欲乞於前後殿皆分日侍立庶幾一言一動皆得以書以備一朝之典謨光千載之史冊非細事也何謂奏不直前臣聞唐文宗謂魏謩曰事有不當毋嫌論奏謩對

曰臣頃為諫官故得有所陳今則記言動不敢侵官帝曰兩省屬皆可議朝廷事而毋辭也故國朝左右史皆許直前奏事雖以奏事為名而朝廷事亦可議焉蓋文宗命魏謩之意也熙寧中修起居注張琥奏曰近日緣例須牒閣門然後上殿竊見樞密承旨每於侍立處尚得奏事起居注既得侍立或有敷奏乞便面陳詔從之自領職之後初欲直前奏事閣門以不預牒却之又嘗預牒之矣又謂今日無班次每見閣門奏事未嘗以班次為拘左右史職言動當日有敷奏乃必欲預牒閣門又欲必有班次則事有當奏而不得奏其為失職多矣又聞皇祐中御史唐介論宰相文彥博仁宗怒之時蔡襄為起居注直前論抹事出一時又昌嘗預牒閣門與必俟班次耶况今來後殿奏對未嘗無兩班如是則記注之臣雖有直前之名而無可奏之時矣欲自今左右史奏事當令直前不必預牒閣門及以有無班次為拘也有旨前殿依後殿輪左右史侍立餘並依舊制

史浩罷

出知紹興府尋奉祠浩以不與出師之議力丐免御史王十朋

亦言也 詣德壽宮上壽

辛亥天申節率羣臣詣宮上壽自是歲如之議者以欽宗服除

當舉樂禮部侍郎黃中曰臣事君猶子事父禮親喪未葬不除服春秋君弑賊不討則雖葬不書以明臣子之罪况今欽宗實未葬也而可遽作樂乎既奏言之又白宰相曰太上皇帝於欽宗親弟昆且嘗北面事之有君臣之義尤恐非所安也事遂寢

詔親征

可令有司排辦候秋涼擇日進發時未知符離之潰也

命張浚

兼都督荆襄

汪澈召赴行在

史正志罷

王十朋論正志操心傾險賦性姦邪

善觀時以求進聞樞密葉義問欲議進取竊吳若江淮表裏論而增損之自號恢復要覽以投義問遂由筦庫而得編修及史浩為執政欲主和議正志復變前說以投浩浩喜其同己遣之建康以為說客欲以口舌沮進取大計嘗談兵於張浚之前為浚所不禮正志乃妄撰語錄設為己與浚各問辨難之語歸以佞浩浩大喜之除為戶部郎中正志既不見禮

於浚遂極口詆之嘗應詔上書比浚為許靖房瑄謂其以虛名誤事聞陛下召浚懼其不利於浩唱為浮議以沮其來今陛下知浩之姦斷然罷之知浚之忠破羣議而任之正志自知朋比讒慝得罪於清議遂力求去朝廷乃以江西運判處之欲乞特發睿斷明其罪以正典刑詔罷○時張浚欲命李顯忠邵宏淵引兵進取而史浩數從中止之因城瓜洲白遣正志以太府丞視之正志合兩淮帥守監司備諭以廟堂指意正志有口辨既見浚亦云云而浚之意不回浩亦數因書為言兵少而不精二將未可恃浚不聽時上意方鄉浚故浩拜右僕射而浚亦有樞使都督之除會二將之進取命從中出三省樞院不預浩遂是月復靈壁虹縣及宿州

時張浚顯忠出濠州以趨靈壁邵宏淵出泗州趨虹縣浚自往臨之以軍事利鈍難必乞上以諸葛亮建興六年所上奏置之坐右顯忠至靈壁敗其都統蕭琦宏淵圍虹縣降其統軍蒲察徒穆及同知大周仁乘勝進克宿州浚恐盛夏人疲急召顯忠等還師而上亦戒諸將以持重皆未達偽副元帥紇石烈志寧率兵至顯忠與戰連日未決謀報虜大興河南之兵將至會宏淵與顯忠不相能而顯忠又私其金帛不以犒士士憤恚漸潰遂引而歸虜亦解去浚時在盱眙去宿州不四百里傳云虜且至浚亟北渡淮入泗州撫將士已乃還維揚上疏待罪○是役也王珙朱贊死之並詔加贈珙賜廟名忠節

六月庚申朔日有

食之○以王十朋為吏部侍郎

先是十朋言臣天資愚戆不達

時宜獨抱孤忠每懷憂憤自從總角身在草茅聞醜虜亂華中原陷沒未嘗不痛心疾首與虜有不共戴天之讎及聞秦檜用事辱國議和嘗思食其肉以快天地神人之憤臣素不識張浚聞浚天資忠義誓不與賊俱生天下聞浚之名必以手加額蓋忠義者人心所同也臣實敬之慕之前年備員館職嘗因輪對首言虜必敗盟乞用浚等太上皇不以為罪臣既去國虜果南牧太上皇親征起浚知建康府陛下嗣位以

江淮都督之任委之天下皆以為當惟史浩之徒不悅臣去年十一月被召至闕首以恢復大計仰贊聖漸又乞陛下不惑羣議委浚以圖成功陛下不以臣言為非每蒙聽納浚前日入覲議進取之計雖非臣所與聞至於勸陛下破羣議而用浚臣不為無力浚遣二將取靈壁虹縣及取宿州降三大將一月三捷議者皆服陛下英斷任浚為難及聞王師不利而還幸災樂禍者橫議蠱起臣與二三諫臣嘗奏一勝一負兵家常勢之說勸陛下以剛大為心毋以驚憂自沮臣又言陛下用兵為祖宗陵寢暴露而舉為徽宗欽宗復讎而舉為二百年境土而舉為中原弔民伐罪而舉與古帝王好大喜功開邊生事者不同投機而進知難而退益當內修俟時而動陛下剛明果斷規摹素定固不以一衄為羣議所搖然異論紛紛不肯置浚臣謂宜從浚之請薄示懲戒使浚亦得以號令將士以為後圖臣不合妄贊恢復又不合乞委任張浚乞正臣妄言之罪罷御史職事仍賜竄殛以塞羣議又言聞近日陛下欲遣龍大淵撫諭淮南信否上曰無之十朋奏唐

以中官監軍卒為亂階陛下若欲撫諭諸軍當於郎曹選人為之上曰未嘗有此十朋又奏近又聞欲以楊存中充御營使上默然遂有是除尋出知饒州○未幾右諫議大夫王大寶以論湯思退不行乞罷上欲留之經筵大寶力辭乃與祠○他日胡銓因直前奏事奏云側聞道路之言近日臺諫論事陛下謂為賣直上曰此語非也朕謂臺諫論事要當辨曲直故近日與張闡說此語非賣直也又曰王十朋性急便要去王大寶朕留之經筵思退固乞去勢不兩立銓奏自古臺諫論宰相多矣若謂勢不兩立則論宰相者皆當去

宣撫使

以宿州之師失利也浚降特進參贊陳俊卿唐文若以下各降兩官邵宏淵李顯忠以下降罰有差

○浚留維揚大飭兩淮守備上復命拭奏事浚因乞骸骨上見奏謂拭曰雖乞去之章日上朕決不許朕待魏公有加不為浮議所惑上對近臣未嘗名浚獨曰魏公

秋七月以虞允文為湖北

京西制置使

初除宣諭尋改制置○允文尋上疏言臣竊惟藝祖皇帝創業之初削平諸國首會襄陽之兵以取荆南蓋天下勝勢所在先得之則雄視吳蜀一統之祚實始於此自古以來蜀以重山為險吳以長江為險而荆襄之地平原廣袤無山水之限隔故三國之後以至南北之分皆以兵為險道路錯出不以數計而其大者有六自陝虢出盧氏可以直抵歸州自光化出次湖可以直抵夷陵自汝州出新野可以直抵襄陽自唐州出棗陽可以直抵郢州自蔡州出信陽之三關可以直抵德安府自陳州出宛丘新息可以直抵光黃彌亘數千里實為坦途皆當以兵為險之地也兵厚則險固理之自然而今之備兵反薄於守吳守蜀之數一失技梧虜勢橫潰吳蜀之形釐而為二屯兵雖多首尾莫應甚可慮也伏願陛下曲軫淵衷下臣之章於腹心大臣議所以益兵之策庶幾不失藝祖所以先重荆襄之意為陛下恢復湯思退為右僕射兼樞密使以早之基天下幸甚

蝗星變詔近臣條上闕政

起居郎胡銓請勿徵福佛老躬行周宣政事罰監司守令之貪殘者因論納諫曰今廷臣以籍默為賢容悅為忠道途相傳近日臺諫論事朝廷謂為賣直此德宗猜忌姜公輔之語此言一出忠臣結古馴致興元之變所謂一言喪邦者願陛下以德宗為戒○中書舍人直學士院劉珙疏言太白兵象也旱蝗蠶氣也今仇虜窺覷哆然未厭而國家因仍縱弛有賞無罰諸將專事刻剝以媚權倖取官爵士卒怨之有甚於仇敵者且輿土未復地狹民貧而費用日滋征求日廣為監司者不恤郡為郡者不恤縣為縣者不恤民至或重貪虐以肆其心則百姓之苦於官吏亦不異於士卒之仇將帥也然則天人相與之際夫豈偶然而已哉欲救其失惟當信賞必罰以肅將帥之心痛懲刻剝以固士卒之志節浮冗練軍實精擇郡守誅鋤賊吏以厚吾民之生而是數者之得失則又係人主之心誠與不誠耳陛下誠能廣恭儉日新之德屏馳騁無益之戲登崇俊良斥遠邪佞使日用

之間有以養吾之誠而無害焉則夫數者固將有所依而立而災異之變庶乎其可銷矣珙又問為上言應敵無一定之謀而強國有不易之策曰和曰戰曰守者皆應敵之計因事制宜不可膠於一說者也若夫不易之策則必講明自治之術博詢救弊之原無事虛文而責實効使政事修舉國勢日強然後三者之權在我惟所用之無不如志今議者紛紛於末流而於其本有未言者臣竊為陛下憂之上皆納焉

月張浚復都督
初浚以符離之役詔改都督為宣撫至是參贊軍事陳俊卿奏降官示罰古法也亦其自請改都督府為宣撫司恐使人情觀望號令不行殿中侍御史周操亦以為請遂有是詔參贊軍事唐文若知鼎州以戶部侍郎王之望代之

行郡守
久任法 詔自今郡守須及二年方許移易

以災傷避殿減膳降詔
詔略云比日飛蝗益多又聞諸路州縣風水為災朕避正殿減常膳二三大臣其盡忠省過監司郡宗各務身

率戰姦禁暴平冤察獄所在災傷依條振卹檢放如有隱匿不以聞者重寘典憲師徒未息科調繁興江淮襄蜀尤極勞擾疆場之吏宜加安輯

劉汶罷
言者論監惠民局劉汶近蠲其苛歛以稱德意因太白晝見陛下恐懼修省方詔侍從以下條對得失汶乃公肆諛言徧投臺諫謂太白出在日月之南所主者中國利夷狄衰又引唐史事不相因者妄為參驗至言開元中太白晝見則王師敗吐蕃于清海元和中太白晝見則連年用師卒誅元濟長阿導諛乞行遠竄故有是命

以龍大淵會觀
二人皆上潛邸舊人上之初即位也以大淵為樞密副都承旨觀帶御器械去冬劉度除右諫議大夫首論待小人不可無節潛邸舊僚宣召當有時蓋指二人也三月度復上疏劾大淵輕儇浮淺蕙恃恩寵入則侍帷幄之謀出則陪廟堂之論搖唇鼓舌更變是非至引北人孫昭出入清禁為擊毬胡舞之戲上累聖德又因進故事論京房指謂石顯元帝亦自知之而用蓋不能以公義勝

私欲耳反復數百言尤為切至乃詔大淵除知閣門事觀權
知閣門事蓋以度劄中言毋使襲御干預樞筦故解大淵樞
屬也度復奏云臣欲扣之而陛下揚之臣欲退之而陛下進
之臣欲使之畏戰而陛下示之以無所忌憚是臣所言皆為
欺罔因求貶黜疏入不報而中書舍人張震亦繳其命至再
除震次對出知紹興府震力辭不許殿中侍御史胡沂亦論
二人市權奏入不報給舍金安節周必大亦再封還錄黃有
旨龍大淵見在假候假滿日別與差遣曾覲依舊帶御器械
度尋改權工部侍郎以所言過實也震力辭職名遂與外祠
度辭新命改知建寧府詔大淵覲依舊知閣門事必大又格
除命不下必大尋奉祠而二人之命亦寢未幾沂亦奉祠安
節除兵部侍郎至是復申前命書行者中書舍人錢周林給
事中工部侍郎陳之淵也。明年三月內批劉度罷建寧府
給舍黃中馬騏言度與郡且一歲矣今被旨放罷人莫知其
故上批劉度黨附敢為欺罔尚除大藩可依已降放罷旨揮
幾中及騏亦以言去蓋大淵等初用事時諸賢攻之甚力故

上意有朋黨之疑也

九月盧仲賢使虜軍

先是虜酋移書云故疆歲幣如舊約

即止兵上付督府答書略謂海泗唐鄧等州乃正隆渝盟之
後本朝未遣使之前得之至於歲幣固非所校第以兩淮凋
殘之後恐未能充其數命仲賢携往仲賢辭行上戒勿許四
郡而執政命許之無傷仲賢至宿州虜酋懼之以威乃言歸
當稟命許四郡遂以虜酋遺三省樞密院書來凡畫定四事
一叔姪通書之式二唐鄧海泗之地三歲幣銀絹之數四叛
亡俘虜之人

冬十月地震○十一月復學士院宿直

制 令學士院及經筵官日 詔議講和 宰臣陳康伯等

副元帥紇石烈志寧以第三書來欲通和好朝廷遣盧仲賢
持書報之其所論最大者三事我所欲者削去舊禮彼已肯
從彼所欲者歲幣如數我不深較其未决者彼欲得唐鄧海
泗州而我以祖宗陵寢欽宗梓宮為言未之與也恭奉聖訓

遣王之望龍大淵為通問使副命下之日議論洶涌乞召張
浚歸國特垂詔訪仍命侍從臺諫集議於是吏部尚書凌景
夏戶部尚書韓仲通樞密部侍郎余時言刑部侍郎路彬同
議以為名分既正則當講和當遣使當與歲幣而四州疆土
當與祖宗陵寢及欽宗梓宮兩易之禮部侍郎黃中兵部侍
郎金安節同議以為如世稱姪國號不加大字及用再拜二
字未得允當四州為淮襄屏蔽不可與寧少增歲幣欽宗梓
宮亦當迎奉陵寢地彼必不肯歸我宜因每遣使入國恭謁
陵寢一次侍御史周操左正言陳良翰同議以為名分既正
則叔姪之類不須深校惟土疆不可與歸正人不可遣邊備
不可撤及每歲展敬陵寢皆須預約又乞令張浚條具給事
中錢周材起居舍人馬騏同議以為我當稱大宋謹白如與
大遼之禮歲幣已有定議四州決不可割又乞令張浚參決
工部尚書張闡以為和不可不議使不可不遣歲幣不必校
四州不必割今不如擊之既勝而後與和則恩威兼著監察
御史尹穡以為為國家事有未治當與虜和惟增加歲幣勿棄

四州勿請陵寢則和議可集監察御史閻安中之議略曰虜
人姦謀詭計以和而陷我於機穽者屢矣靖康之變其庸不
可勝言也自翠華南渡以來絕江航海以掩我不備者不遺
餘力矣其心豈欲與我和哉彼見吾吳岳張韓之軍士氣少
舒兵威稍振川陝屢勝順昌大捷國勢駸駸乎強矣彼其時
亦有蒙國之難焉恐吾積怨發憤而遂夾攻之也比我師有
靈璧之捷有虹縣之捷有符離之捷虜人死亡者過半雖我
之主帥失於經御衆散而歸不能以一鏃一騎尾襲吾後臣
知其無能為矣彼見吾用孟明氏恐其濟河焚舟復有後日
之舉也於是虛聲恐喝又以和議而疑我焉一則以威彼背
叛之國安反側之心二則以沮我壯士之氣緩攻取之計三
則以疑我歸正蕭琦等輩四則以搖撼我唐鄧海泗等州五
則以杜絕我謳吟思歸之人使不得以乘釁而生變也四州
之地決不可棄當以和好為推宜用兵為實致起居郎胡銓
議曰臣竊惟國家自紹興初與金虜講和竭民膏血而不恤
忘國大難而不報上下偷生苟安歲月以為盟好可恃蕩然

決去藩維之守一旦元顏亮變生肘腋宗廟社稷幾不血食
天下寒心陛下即位以來乾剛獨斷奮然圖任二三大臣力
謀恢復符離之師兵不血刃而故疆復得使李顯忠盡忠於
國不貪小利以成大舉之功則中原響應勢若破竹興復之
期可指日以俟矣雖然功雖不成自京都播遷之後垂四十
年未有如符離之舉也虜人緣此震懼知陛下有大有為之
志知廟謀有出不意之奇知邊鄙有折衝敵愾之將知臺諫
有明目張膽之人知朝廷有面折廷諍之士以為中國有人
遂有乞和之意兵法曰無故而求和者謀也昨來京都失守
本於大臣耿南仲主和二聖劫遷本於宰相何臬主和維揚
失守本於宰相汪伯彥黃潛善主和元顏亮之變本於秦檜
主和自汴京板蕩以來四十年間醜虜為封豕長蛇存食上
國何嘗不以和哉暴蔑我二聖汙踐我兩宮殘毀我宗廟陵
夷我社稷發掘我陵寢今欲與不戴天之讎講信修睦三綱
五常掃地盡矣就令和好可成大羊可信決不叛盟孝子順
孫寧忍為之况万万無可信之理辱前車覆後車戒陛下若

不深思遠慮力修政事力救守備力任將相力圖恢復而苟
目前之安臣恐後車又將覆也議者乃曰姑與之和而陰為
之備外雖和而內不忘戰此向來權臣誤國之言陛下聞之
熟矣嗚呼燕安鴆毒不可懷也一溺於和則上下偷安將士
解體終身不能自振尚又安能戰乎其為鴆毒可勝寒心○
張浚累疏爭之至曰自昔議和之臣始以怯懦誤國全身保
家其終必至於降蓋有草降表以待用而陰圖其富貴者矣
不可不察○宰臣陳康伯湯思退參政周葵同知洪遵等疏
略曰竊見符離之師將士失律渡江以來所造器甲委棄殆
盡戰馬十喪七八士卒死亡莫知其數而諸路州縣招軍買
馬打造器甲收買軍需轉賣官告度牒科歛騷然兵疲民困
而又自去年以來急風暴雨發作無時飛蝗蟲螟傷害禾稼
星文相犯天地震動災變如此正休兵息民以答天戒之時
也臣等非不知國讎未復義不戴天而虜為夷狄猶曰厭兵
假使非其本心以是紿民民必德之我不量力而與之戰未
論勝負先失民心矣民心所在即天意也事不可忽及於後

殿進呈虜書陛下欣然謂虜有善意不可不答臣等私竊妄
議陛下天資英武痛祖宗未雪之讎力圖恢復而一聞虜言
喜見顏色真聰明睿知而不殺者也虜意欲和天將以是贊
我使軍民少就休息因得為自治之計以待中原之變而圖
之是萬全之計也使虜勢誠弱我勢漸強何求不得而臺諫
官議論紛然力詆臣等以謂專欲求和以苟目前之安於是
待從之間以至百執事之臣交章來上謂今日之事只當用
兵不當言和是皆不量事力爭欲交兵政以利害不切於已
敢為大言逮其誤國則將去之南山之南北山之北惟幸和
議或變乃皆軒然而來爭言我曾論此以邀高爵美名曾不
思社稷之重豈同戲劇而生民肝腦塗地誰與任其責哉陛
下今日議和豈遽忘國讎之未復哉政欲使軍民各就休息
一旦中原有變起而乘之雖復舊疆雪大恥何有不可然後
知今日之和乃所以為他日之恢復也○上諭大臣曰虜能
以太上為凡朕所喜者康伯奏靖康以來手足顛
倒之勢重四十年一旦肯為敵國皆聖德所致

召張浚

初浚累疏言虜強則來弱則止不在和與不和執政急於求
和遂遣盧仲賢持書報浚復言仲賢小人多妄不可委信
已而仲賢果以許四州辱命朝廷乃遣王之望龍大淵為通
命使副而召浚赴行在浚訟途復上疏爭之且曰虜兵屯河
南者號十七萬今歲意欲迫我以和復調十萬之師盡臨邊
境未論人糧且以馬草料論之馬騾驢馱自當以十萬計月
用草二百一十萬束料二十一萬斛今茲大雪轉輸益艱
稍遲至春虜之潰遁有可必者臣所以累其奏陳未須遣使
正欲坐視其變使命一下則必增醜虜之氣墮士卒之心失
中原之望攜契丹之眾利害至重而朝廷易為之又曰自秦
檜主和陰懷他志卒成逆亮之禍檜之大罪未正於朝致使
其黨復出為惡臣聞立大事者以人心為本今內外之議未
決而遣使之詔已下失中原之心失將士之心失四海傾慕
陛下之心他日誰為陛下出力用命哉人心既失如水之覆
難以復收而况於天則不順於義則未安臣竊為陛下憂之
又曰遣使之議臣身在外初不預聞臣竊惟徽宗欽宗不幸

不返此亘古非常之巨變凡在臣庶不如無生且八陵久隔赤子塗炭國家於虜大義若何况夫逆亮憑陵移書侮慢邀求大臣坐索壤地其事近在目前歲今議者不務力為自強之計因虜帥一移書遂遣朝士奔走麾下再貽書則又欲遣侍從近臣趨風聽命復將哀吾民之膏血以奉讎人欺陛下以款之名而共為和之之實其說固曰吾將款之而後修吾兵政不知使命一遣歲幣一出國書一正將士褫氣忠義解體人心憤恚何兵政之可修又不過曰吾將款之而理吾財用不知今雖遣使而兵不可省備不可徹重之以歲幣之費虜使之來復有他須何財用之可理此可見其欺陛下以款之之名而實欲行其宿志彼方惟堂與之是立惟富貴之是貪豈復以國事為心哉又言臣見王之望龍大淵之望甚言守備不至臣竊以為虜以大兵臨我自秋及春凡半年餘見我無備胡不直入徒以虛聲迫脅中外往者固不須論今歲邊防更密坐待其來破之必矣及入見又力陳和議之失上為止誓書留使人而令通書官胡昉先往諭虜以四州不可

割之意於是之望大淵待命境上○時廷臣多言可以與之議和而四州之地不可輕弃而湖北京西制置使虞允文力陳不可與和四州之地與和尚原商於一帶之險不可以輕弃累疏爭之

十二月陳康伯罷出知信州尋奉祠從所請也以湯思退張浚為左右僕

射浚仍都督上書聖主得賢臣頌以賜之○虜械胡昉等上聞之諭浚曰和議之不成天也自此

事歸一矣禁獻羨餘有旨諸路州軍上供錢例有逋欠而監

部自今上供起發未足輒行率斂進獻本部按劾以聞○是歲廣東提刑司獻緡錢十五萬有旨令就便撥賜廣西漕司充本路州軍今年合起上供錢○乾道三年秋又申禁之○九年廣南提舉廖顯獻支不盡監本錢一十一萬貫有奇及常平寬剩錢五萬貫納侍御史兼侍講蘇嶠之言却之○淳熙二年提點坑冶王揖奏獻寬剩錢十萬貫詔令椿管置造

別作名色科配此事州郡自

難為施行 戶數 十萬有奇

甲申 隆興二年春正月給僧牒充會子本

錢 都督府言會子流轉行使已是通快若廣行椿榘本錢

一萬道付都督府分下諸路措置出賣別項椿管於建康府
差官置務拘收椿榘見錢專立賢妃夏氏為皇后
充應副支給會子本錢從之

○詔條上優卹事宜 官條上優卹軍民事宜

二月詔戒將帥 母得刻剝士 雨雹 ○三月張

浚復如淮視師 始議以四月進幸建康浚又言當詔

初不與聞乃與其黨密謀為陷浚計俄詔浚行視江淮自浚
受任督府且將三年講論軍務不遑寢食所招來山東淮北
忠義之士以實建康鎮江兩軍凡萬二千餘人萬弩營所招
淮南壯士及江西羣盜又萬餘人要害之地城壁皆築其可
因水為險者皆積水為堰置江淮戰艦諸軍弓矢器械悉備
兩年冬虜屯重兵十萬于河南為虛聲脅和有刻日決戰之
語將士望虜至成大功而虜亦知吾有備卒不敢動至是浚
又以宰相來撫諸軍將士踴躍思奮虜聞浚來亦撤宿州之
兵歸南京沿邊清野以俟淮北來歸者日不絕山東豪傑悉
領受節度浚又以蕭琦契丹虜益懼○時吏部郎龔茂良面對言
丹降衆且以檄諭契丹虜益懼○時吏部郎龔茂良面對言
臣嘗妄議本朝禦戎得失之原景德之勝本於能斷而靖康

軍器○五年知紹興府張津獻錢四十萬貫詔令本府將所
獻錢為人戶代納今年和買身丁之半○十一年知鎮江府
耿秉奏三縣歲額畸零錢八千餘貫今以公庫所節浮費代
充解發若非得旨則恐後人敷之於民上曰以寬剝之錢為
民代納固善後人若無餘則必別作名色科配此事州郡自
行則可朝廷戶數一千一百七
難為施行十萬有奇

甲申 隆興二年春正月給僧牒充會子本

錢

都督府言會子流轉行使已是通快若廣行椿榘本錢
即日支遣則客旅不至沮滯欲乞令禮部降空名度牒
一萬道付都督府分下諸路措置出賣別項椿管於建康府
差官置務拘收椿榘見錢專立賢妃夏氏為皇后
充應副支給會子本錢從之

○詔條上優卹事宜

官條上優卹軍民事宜

二月詔戒將帥

毋得刻剝士卒以充賂遺

雨雹○三月張

浚復如淮視師

始議以四月進幸建康浚又言當詔
之望等還上從之幸建康之議思退

初不與聞乃與其黨密謀為陷浚計俄詔浚行視江淮自浚
受任督府且將三年講論軍務不遑寢食所招來山東淮北
忠義之士以實建康鎮江兩軍凡萬二千餘人萬弩營所招
淮南壯士及江西羣盜又萬餘人要害之地城壁皆築其可
因水為險者皆積水為堰置江淮戰艦諸軍弓矢器械悉備
兩年冬虜屯重兵十萬于河南為虛聲脅和有刻日決戰之
語將士望虜至成大功而虜亦知吾有備卒不敢動至是浚
又以宰相來撫諸軍將士踴躍思奮虜聞浚來亦撤宿州之
兵歸南京沿邊清野以俟淮北來歸者日不絕山東豪傑悉
領受節度浚又以蕭琦契丹望族沈勇有謀欲令琦盡統契
丹降衆且以檄諭契丹虜益懼○時吏部郎龔茂良面對言
臣嘗妄議本朝禦戎得失之原景德之勝本於能斷而靖康

之禍由夫致疑寇準之欲戰陳堯叟王欽若之欲避惟真宗皇帝斷然決策不惑於同異所以成功若是其烈也至於靖康則不然規撫屢變而無素定之謀議論徒多而無可行之實吳敏李綱耿南仲與夫李昉鄭望之之流議論冰炭迭為勝負欲和者類無遠慮甘於受欺欲戰者大率寡謀動則敗事以至今日遣將追襲虜騎明日趣令班師已而復遣無益也今日召兵入衛明日遽止其行比及再召緩不及事矣甚者如棄三鎮割兩河發言盈庭互相詆訾自元年三月虜人退師至十一月再犯京闕紛紛之議猶未決也願陛下深思熟慮早定大計毋搖於浮議毋狃於暫寧深防未然常若弗及仰法景德之斷而勿為

鬻僧牒

初給二萬道付諸路出鬻每道收錢三百

靖康之疑則宗社幸甚貫侍御史周操言今來正是起催折帛夏稅之時若添此一項愈見窘急每道乞量減五十千續有旨先次給降一萬道俟均賣盡絕日別取指揮。後上謂輔臣曰聞臨安所料已自紛擾民力不易不如且已之。○十二月撥戶部鬻僧牒緡錢三百萬充會子本錢。○淳熙七年廣西帥奏乞降度牒充回易本錢上曰度牒不可賣令漕司撥錢一萬付之。

廣西妖賊平

曲赦容雷高藤四州

夏四月命錢端禮王

之望宣諭兩淮召張浚罷都督府

右正言尹穡論

浚跋扈乃議罷督府而以戶部侍郎錢端禮吏部侍郎王之望為淮東西宣諭使以代之之望未行又拜左諫議大夫蓋欲使議論歸一也至是詔罷督府應于錢物委端禮王之望及淮東總領拘收張浚罷。湯思退令王之望盛毀守備以為不可浚費國用不貲又論乞罷浚都督浚亦請解督府詔如其請言者詆浚愈力浚留平江上章乞致仕者八上許之直學士院洪适當制有棘門如兒戲耳之句盖适自淮東總領召歸附思退意言浚邊備如見戲故又形之制詞也上察浚之忠欲全其去制除少師判福州。○陳俊卿知泉州尋奉祠。

五月復環衛官

來環尹久不除授非所以儲材而均任也。可依舊制應以材略聞堪任將帥及又勤軍事暫歸休逸之人並為環衛官更不換授只令兼領如節度使即領金吾衛上將軍承宣使即領左右衛上將軍之類依正官班次共以十員為額。朝參侍殿並依御帶躡例宗室不在此制仍不差戚里及非戰功人除改差主兵官合不領環衛如行在差兼職事如幹辦皇城司帶御器械之類仍許兼領。乾道初又定節度使至正任刺史除上將軍橫行遙郡除大將軍正使除將軍副使除中郎將使臣以下除左右郎將正任謂承宣使至刺史也。遙郡謂以階官領刺史至承宣使也。正使謂武翼大夫以上也。副使謂武翼郎以上也。使臣以下謂訓武郎以下也。淳熙四年詔今後環衛官節度使除左右金吾衛上將軍左右衛上將軍承宣使觀察使為諸衛上將軍防禦使至刺史通侍大夫至右武大夫為諸衛大將軍武功大夫至武翼大夫為諸

衛將軍正侍郎至右武郎武功郎至武翼郎為中郎將宣贊舍人勳武郎以下為左右郎將。按元豐初節度觀察使纔八員防禦團練使刺史共二十員而宗室不與焉。乾道初節度觀察使至四十員防禦使至遙郡僅二百員。擢尚右郎官趙彥端嘗請約定其數。後不行時元年八月也。幸大教場。犒賞戍還諸軍。六月甲寅朔日有食之。秋七月江東浙西水

命振之。雨雹。以災異水滂詔朝臣陳闕失

詔災異數見江淮水滂避殿減膳令侍從臺諫卿監郎官館職疏陳闕失及當今急務母有所隱。兵部侍郎胡銓言當今急務莫大於備邊今與虜和議有可痛哭者十今日之患兵費太廣養兵之外又增歲幣民力益困一也。唐鄧海泗之人不下數十百萬一旦與之是置之死地二也。海泗今日之藩籬咽喉也失則兩淮不可保大江不可守而江浙不安三

也絕中原之望四也自秦擄竭民膏血以奉虜民愁盜起齊述一變殺數萬人郡國二十四同時大水今和議雖未必成皆曰又將竭吾膏血以潤虜人今兩淮之人嗷嗷然皆曰又將如前日疲於虜使之往來而奔命之不暇五也秦擄力排不附和議之士九十餘人賢士大夫國之元老相踵引去擄末年遣張常先汪君錫網羅張浚胡寅等三十七人欲竄海島賴上天悔禍擄即殞命而三十七人幸脫虎口然趙鼎王庶李光鄭剛中曾開李弥遜魏矼高登吳元美揚輝吳師古等或死嶺海或死罪籍恚憤之氣徹天今日和議或成則不附時議之士或陷前日之禍必矣六也紹興戊午和議旣成擄建議遣路允迪等二三大臣往南京等州交割歸地虜一且叛盟劫執允迪等遂下親征之詔虜復請和其反覆如此擄不悟卒有逆亮之變履轍不遠七也頃者虜人移書盡取歸正人擄一切還之如江南程師回趙良嗣等聚族數百人幾謀變今虜必復如前日盡索歸正之人與之必反側生變不與則虜決不肯但已八也自秦擄當國二十年空竭國力

海內乾耗迄今府庫無旬月之儲自此復和蠹國害民殆有甚焉九也真宗朝宰相李文靖公沆賢相也嘗謂王旦云我死公必相切勿與虜講和吾聞出則無敵國外患如是者國常亡若與虜講和自此必多事矣旦殊不以爲然旣而遂和十餘年間祥瑞天書土木之役不息東封西祀饑饉存臻旦始悔不用李文靖之言夫祖宗盛時尚以和議爲不可况今國勢委靡如此而復唱和議使上下解體士氣惰怯溺於宴安之鳩毒國之元老如張浚王大寶王十朋金安節黃中陳良翰相繼黜逐詩云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韓愈云言老成重於典刑也是何可輕哉十也願陛下堅守和不可成之論力行其志自強不息則醜虜何足患哉天變水災亦當銷縮不勞聖慮而滅矣○監察御史龔茂良疏略曰康衡言天人之際精稔有以相盪善惡有以相推事作于下者象動于上水旱之災隨類而至不可誣也夫水至陰也其占爲女寵爲嬖佞爲小人專制爲夷狄亂華而其間因權倖以致者蓋十七八焉崇觀政和之間小人道長內則檢腐竊弄威柄外則

姦回充斥朝廷至其末年濁亂極矣於是京城大水之異
惟其恬不知變馴至夷狄亂華海內橫潰可不念哉可不畏
哉今左右近習不過數人衆所指目形于謠誦以陛下英明
果斷固不至容其為悞為悞第一二年來進退一人材施行
一政事命由中出人言譁然指為此輩甚者親狎之語流聞
中外賔酬之作傳播邇遐陛下深居九重何由知此昔元帝
信任恭顯漢業始衰京房固嘗燕見開陳謂災異之致皆由
於此元帝不能用而京房由是以死臣每讀其書而深悲之
涌水之變由顯而致房卒當之可哀也已彼優柔不斷之君
溺於所愛能自克誠不足怪若剛健有為之主但患不聞爾
未有聞而不去者也腹心之疾既去然後政事闕夫可以次
第言矣時內侍押班梁珂及龍大淵曾觀皆用事茂良疏蓋
指此也會言者論珂罪詔與外任宮觀○茂良尋遷右正言
入對首論積陰弗解淫雨益甚熒惑入斗正當吳分天意若
有所愠怒而未釋者二人害政甚珂百倍陛下罷行一政事
進退一人才必掠美自歸謂為己力或時有小過昌言于外

謂嘗爭之而不見聽羣臣章疏留中未出間或闕見出以語
人有司條陳利害至預遣腹心之人示以副封公然可否之
若夫交通貨賂干求差遣大臣畏忌依阿聽從此又其小小
者上諭以二人皆宮邸舊僚非他近習比且俱有文學敢諫
爭未嘗預外事茂良再上疏言德宗謂李泌人言盧杞姦邪
朕獨不知此其所以為姦邪也今大淵觀所為行道之人類
能言之而陛下尚未之覺更頌其賢此臣所以深憂屢數百
倍於未言之前也疏入不報即家居待罪及王之望參政茂
良以其嘗薦己乞回避詔除太常

八月魏杞使虜

先是上命湯思退作書與虜約許割四郡且求減歲幣之半
尋又命杞以宗正少卿充通問使杞及疆虜以書不如式不
受又求割商秦地及歸正人且求歲幣二十萬杞以聞上命
盡依初式再易書

張浚死

浚行次餘干以家事付兩子拭
浚曰吾嘗相國不能恢復中原
盡雪祖宗之耻即死不當葬我
先人墓左葬我衡山足矣疾

革呼拭等于是前問國家得無弃四郡乎且命作奏乞致仕而
薨○後五年上追思浚忠烈加贈太師賜諡忠獻浚自幼即
有濟時志在京城中親見二帝北狩皇族係虜生民塗炭誓
不與賊俱存故終身不主和戎之議功雖不就人稱其忠論
事上前必以人君當正心務學修德畏天至誠無倦為先又
以儲副為天下本自在川陝即上疏乞選養宗室之賢及為
相復陳宗廟大計資善堂建皇子出就傳又薦朱震沆冲充
訓導之選每以東南形勢莫重建康人主居之北望中原常
懷憤惕若居錢塘易以安肆難以號召中原故自紹興至隆
興屢以遷幸為言稟性至公嘗劾李綱以私意殺從臣宋齊
愈罷其政大赦網敗海外獨不原浚為請得內徙韓世忠軍
士剽掠浚嘗奏奪其觀察使及視師淮上獨稱世忠忠勇可
倚以大事况浚以才學為高宗所知賜進士第後省繳駁浚
言不可以臣故違公議其輔政以人才為急與趙鼎當國多
所引擢從臣朝列皆一時之望人號為小元祐至隆興初首
薦論事切直挫折不撓者數十人及再相又薦虞允文汪應

辰王十朋劉珙等皆一時名士其後多至執政侍從尤善於
撫御將帥而知其才始在關陝吳玠吳玘由行間識擢卒有
大功於蜀劉錡晚出浚一見奇之即付以事任歸薦于朝卒
成順昌之奇功高宗歎息謂浚知人其他若揚政田晟王宗
尹王彥後皆為名將事母至孝彗星之見浚將論時事恐為
瘖母憂其髮椿問故具以告母誦其父對策之語曰臣寧言而
死于斧鉞不忍不言以負陛下浚意乃決母喪浚踰六十哀
毀不自勝事兄滉友弟尤至教養其子如己子置義莊以贍
宗族○拭甫畢裏事即拜疏言吾與虜乃不共戴天之讎異
時朝廷雖與縞素之師然旋遣玉帛之使是以和戰之難
念未忘誠惻怛之心無以交格乎天人之際此所以事屢
敗而功不成也今雖重為群邪所誤以至於此然能以是為
監而深察之使吾胷中了然無纖芥之惑然後明詔中外公
行賞罰以快軍民之憤則人心悅士氣充而虜不難却矣益
堅此志誓不言和專務自強雖折不撓使此心
純一貫徹上下則遲以歲月亦何功之不成哉
九月以王

之望參知政事

之望陳和戰三策又言今日無橫身任事之臣上大喜即軍中拜之

虜

入寇

虜人以未如所欲為辭遂分兵入寇

交趾來貢○戒勅賊吏

詔今後命官犯自盜枉法贓罪抵死除籍沒家財外取旨遵依祖宗舊制決配仍檢坐天聖故事令學士院降詔

出

內帑金和糴賑濟

白金四十萬兩○尋詔發江西義倉米二十萬石賑濟

命

湯思退督師江淮辭不行

揚存中同都督錢端禮吳芾並為參贊軍

事初兵部侍郎胡銓因轉對為上言與虜和可弔者十臣恐再拜不已必至稱臣稱臣不已必至請降請降不已必至納土納土不已必至輿輿輿輿不已必至如晉帝青衣行酒而後為快倘乾剛獨斷追回使者絕請和之議以鼓戰士下哀痛之召以反民心天下庶乎其可為矣如此則省教千億之

第...行去大之辱似...
食無書名之恥無去大之辱無再拜

之屈去十弔而就十賀利害較然矣詩云毋用婦人之言今日舉朝之士皆婦人也虜既得四郡專事殺戮上意中悔思退懼密諭虜以重兵脅和上聞有虜師乃命建康都督王彥屯昭關而三衙江池諸軍相繼皆出又命思退督師思退辭不行○思退與王之望堅主和議罷張浚兵柄銓爭之力於是大臣皆不悅遂命銓以本職措置浙西淮東海道命下即趣行時金寇深入號八十萬淮東郡邑皆望風退避高郵守陳敏拒之謝陽湖而大將李寶駐師江陰不肯援敏銓檄寶出師寶先取密詔為自安計銓劾奏曰臣受詔令范榮備淮李寶備江今寶逗留視敏弗救若謝陽失守大勢去矣寶懼與敏犄角退虜兵時大雪河凍銓親持鐵錐斷冰士皆奮初銓與尹穡同出使穡使浙東置家於安銓使江淮蓋受敵之地穡挈北行言者併指為罪與穡俱罷

冬十月詔輔臣夕對

詔朕每聽朝議

政頃刻之際意有未盡自今執政大臣或有奏陳宜於申未間入對便殿庶可坐論得盡所聞期躋于治○尋又詔多事

之望參知政事

之望陳和戰三策又言今日無橫身任事之臣上大喜即軍中拜之虜

入寇

虜人以未如所欲為辭遂分兵入寇

交趾來貢○戒勅賊吏

詔今後命官犯自盜枉法贓罪抵死除籍沒家財外取旨遵依祖宗舊制決配仍檢坐天聖故事令學士院降詔出

內帑金和糴賑濟

白金四十萬兩○尋詔發江西義倉米二十萬石賑濟

命

湯思退督師江淮辭不行

揚存中同都督錢端禮吳芾並為參贊軍

事初兵部侍郎胡銓因轉對為上言與虜和可弔者十臣恐再拜不已必至稱臣稱臣不已必至請降請降不已必至納土納土不已必至與觀與觀不已必至如晉帝青衣行酒而後為快倘乾剛獨斷追回使者絕請和之議以鼓戰士下哀痛之詔以收民心天下庶乎其可為矣如此則省教千億之歲幣專意武備足兵足食無書名之恥無去大之辱無再拜

之屈去十弔而就十賀利害較然矣詩云毋用婦人之言今日舉朝之士皆婦人也虜既得四郡專事殺戮上意中悔思退懼密諭虜以重兵脅和上聞有虜師乃命建康都督王彥屯昭關而三衢江池諸軍相繼皆出又命思退督師思退辭不行○思退與王之望堅主和議罷張浚兵柄銓爭之力於是大臣皆不悅遂命銓以本職措置浙西淮東海道命下即趣行時金寇深入號八十萬淮東郡邑皆望風退避高郵守陳敏拒之謝陽湖而大將李寶駐師江陰不肯援敏銓檄寶出師寶先取密詔為自安計銓劾奏曰臣受詔令范榮備淮李寶備江今寶逗留視敏弗救若謝陽失守大勢去矣寶懼與敏犄角退虜兵時大雪河凍銓親持鐵錐斷冰士皆奮初銓與尹穡同出使穡使浙東置家於安銓使江淮蓋受敵之地携挈北行言者併指為罪與穡俱罷

冬十月詔輔臣夕對

詔朕每聽朝議

政頃刻之際意有未盡自今執政大臣或有奏陳宜於申未間入對便殿庶可坐論得盡所聞期躋于治○尋又詔多事

之時侍從兩省官日一至都堂其合關臺諫者並令會議○
越明年夏上諭錢端禮等曰早朝與卿等每不從容今後晚
間稍暇時當召卿等款曲論治道端禮等既退又遣中使傳
旨每遇晚召令於東華門入詣選德殿奏事○後洪适等因
晚對見御坐後有金漆大屏風分畫諸道各列監司郡守為
兩行以黃簽標職位姓名上指示适等曰朕新作此屏其背
是華夷圖甚便觀覽卿等於都堂亦可依此适奏曰唐太宗
嘗列守令姓名于屏風
十一月詔諭沿邊將士略
今日之舉遠過前代
曰朕祇奉慈訓嗣有基業永念祖宗陵寢朝獻路絕黎元塗
炭屯戍未休朕為人之後而不能報上世之憤為人之君而
不能拯斯民之厄故食不知味寢不安枕未嘗以尊位為樂
也特以戰爭之役肝腦塗地不忍南北之人在罹非命朕自
即位以來兩發聘使冀尋舊盟而鄰帥主兵及境弗納逮行
人再往始則立式要求繼則迫脅囚辱朕以兵隙難開隱忍
自屈仍遣魏杞銜命復行不校禮文書辭屢易不愛四郡割

以與之乃渝元約又求商州且索臨陣俘虜之人變詐無厭
必欲尋釁初無休兵結驩之意今使命逗留議論不決積粟
出船包藏罔測朕以太上聖意不敢重違而宰輔羣臣前後
屢請已盡依初式再易國書歲幣成數亦如其議在我可從
無一顧惜若彼堅欲商秦之地俘降之人則朕有以國斃不
能從也時虜將僕散忠義自清河口渡淮守將魏勝戰死劉
寶自楚州王彥自昭關南道上猶未之知也而降是詔矣

揚存中陞都督

及事急復以王之望為督視之望力

辨乃陞存中為都督○存中薨於明年追封和王謚武恭其
祖宗閔為求興軍路總管戰歿父震知麟州建寧寨亦死於
虜難存中天資忠孝慷慨有大節從戎河朔高宗一見遂授
以心膂之寄前後轉闔大小二百餘戰金創被體終始宿衛
四十餘年上以舊臣尤禮異之呼郡王而不名存中父祖相
繼死難母張氏見震不屈亦引脰而死存中既顯請于朝賜
宗閔謚曰忠介震曰忠毅廟曰顯忠報忠復乞立家廟賜祭

器高宗曰卿兩世死節尤宜褒祀遂許祭五世宗閔遇害祖母劉氏流落隴蜀存中日夜禱祠訪問間關數千里卒迎以歸李顯忠以罪斥存中保任之卒為名將御軍寬而有紀律所用將士不私部曲之舊輕財重義施不少各所居建閣以藏御書上為題曰風雲慶會之閣子僕以存中故為工部侍郎俟亦仕至僉

詔諭歸正官民
尾三載北帥好戰要執不回自盧仲賢初議則有畫定四事叔姪通書之式唐鄧海泗之地歲幣銀絹之數及元是歸附之人朕志在好生寧甘屈己書幣土地一一曲從唯念名將貴臣皆北方之豪傑慕中國之仁義削去左衽投戈來歸與夫軍士人民厭厥腥羶喜我樂土朕知其設意欲得甘心斷之於中決不復遣前後書辭再三峻拒故彼逞忿無厭入我邊竟若朕利於和好之速成不顧招懷之大信曲從所欲驅迫北歸則與淮北之民同為魚肉矣爾等當思交兵曩隙職此之由視之如讎共圖掃蕩高官厚賜自有明科傳之子孫永保寧泰天地鑒照

朕不食言 **竄湯思退**

除我奉祠急於和好之成自壞邊備罷築壽春城散萬弩營輟修海船毀拆水

戍詔責居永州行至信州憂悸而死 **禁太學生伏闕**

時參知政事周葵實行相事聞諸生有欲相率伏闕者奏以黃榜禁之略云靖康軍興有不逞之徒鼓唱諸生伏闕上書幾至生變若蹈前轍為首者重賞典憲餘人編配黃榜出物論譁然於是太學生張觀宋鼎葛用中等七十餘人上書言湯思退王之望尹穡鈎致虜人宜斬之以謝天下書略曰逆亮授首之後朝廷擢用張浚都督江淮虜人不敢犯塞蓋由張浚備禦有方是以寢敵人之謀故陛下無北顧之憂矣自湯思退首唱和議之望尹穡附之極力擠排遂致張浚罷去邊備廢弛墮虜人計中天下為之寒心而思退輩方以為得計今虜人長驅直至淮甸皆思退等三人懷姦誤國豈可置而不問哉臣請言其罪之大者思退身居首相不為國謀和議未定遽令歸戍繼以唐鄧海泗與之及陛下命思退宵護

第八行宣諭日日字誤

諸將而思退初以母老為辭雖請行實則欺罔遷延歲月拒命不從且之望謀附思退欲以和議為功衛命出疆虜人弗納既而還朝妄請張浚措置爭繆浚既罷去之望得為宣諭忠勇如邵宏淵者文致其罪卒擯去之使將校離心即朝廷一旦緩急無可賴者之望既到淮上略無措置且將張浚守禦之備妄意更毀自以措置有方為言乃以參政召還而思退見望嘗見其人之望至與思退交罵朝堂繼置有備自當奮然請行何至如此為天下笑則前日肆為欺罔之言可知尹穡專附大臣為之鷹犬如張浚之忠誠為國天下所知穡獨不顧公議妄肆擠排使怨恨而死忠臣義士為之扼腕凡大臣之所不悅者皆逐之相為表裏以遂姦謀此三人之罪皆可斬也思退誤國至此偃然求夫欲身處至安今又加以秘殿之隆名真初之厚祿則典刑不明賞罰不當臣願陛下先正三賊之罪以明示天下仍竄其黨洪适晁公武而用陳康伯胡銓為腹心召金安節虞允文王大寶陳俊卿王十朋陳良翰黃中

龔茂良劉夙張拭查籛協謀同心以濟大計上怒欲加重辟晁公武及右正言龔茂良同入對上怒稍霽之望亦為之抃解乃止○先是侍御史尹穡乞置獄取不肯撤備及弃地者劾其罪庶和議决成所指凡二十餘人由是擢穡為左諫議大夫而公武亦自殿中侍御史遷侍御史洪适時以中書舍人兼直學士院王抃使虜軍併割商秦地許歸被俘人惟叛亡者不與餘誓自略同紹興世為叔姪之國減銀絹五萬易歲貢為歲幣而已虜皆聽許詔擇日親征○以陳康伯為左僕射時奉祠寄居信州閩月

錢端禮賜出身僉書樞密院事尋兼權

閏月詔館職母限負詔館閣儲才之地依

臯敗虜于六合○十二月赦汧邊諸州略

參知政

崔

諸將而思退初以母老為辭雖請行實則欺罔遷延歲月拒命不從且之望謀附思退欲以和議為功嚮命出疆虜人弗納既而還朝妄譖張浚措置乖繆浚既罷去之望得為宣諭忠勇如邵宏淵者文致其罪卒擯去之使將校離心即朝廷一旦緩急無可賴者之望既到淮上略無措置且將張浚守禦之備妄意更毀自以措置有方為言乃以參政召還而思退規避督視欲以之望代已之望至與思退交罵朝堂繼以泣涕使之望為宣諭日果能措置有備自當奮然請行何至如此為天下笑則前日肆為欺罔之言可知尹穡專附大臣為之鷹犬如張浚之忠誠為國天下所知穡獨不顧公議妄肆擠排使怨恨而死忠臣義士為之扼腕凡大臣之所不悅者皆逐之相為表裏以遂姦謀此三人之罪皆可斬也思退誤國至此偃然求夫欲身處至安今又加以秘殿之隆名真祠之厚祿則典刑不明賞罰不當臣願陛下先正三賊之罪以明示天下仍竄其黨洪适晁公武而用陳康伯胡銓為腹心召金安節虞允文王大寶陳俊卿王十朋陳良翰黃中

龔茂良劉夙張拭查籛協謀同心以濟大計上怒欲加重辟晁公武及右正言龔茂良同入對上怒稍霽之望亦為之抃解乃止○先是侍御史尹穡乞置獄取不肯撤備及弃地者劾其罪庶和議决成所指凡二十餘人由是擢穡為左諫議大夫而公武亦自殿中侍御史遷侍御史洪适時以中書舍人兼直學士院王抃使虜軍

詔擇日親征○以陳康伯為左僕射時奉祠寄居信

州閏月錢端禮賜出身僉書樞密院事尋兼權

入對閏月詔館職母限負詔館閣儲才之地依崔

臯敗虜于六合○十二月赦汧邊諸州略

曰正皇帝之稱為叔姪之國歲幣減十萬之數地界如紹興之時憐彼此之無辜約叛亡之不遣可使歸正之士咸起寧居之心洪适所草也論者謂前日之所敗損四方蓋未聞知今者之赦文失國體矣

洪适使虜

雨雹

乙酉 乾道元年春正月辛亥朔郊

去歲有司請國朝郊

祀多用冬至乾德元年藝祖初郊是年冬至適近晦日遂改用十六日甲子至道元年李繼遷叛遂改用次年正月所有今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冬至郊祀可遵藝祖近晦之議太宗改卜之詔以來年正陽之月零祀之辰○尋又詔遵至道典故用獻

罷陝西轉運

仍舊將階成西和鳳州隸利州西路

二月振西

浙饑

出內庫銀絹代輸身丁尋賜僧牒振興化軍饑

雨水

詔避殿減膳遣使察獄

陳康

伯亮

康伯之初相也上皇宣諭曰自卿除授中外翕然無有異論卿靜重明敏一語不妄發真宰相也逆亮之

入寇也康伯奏曰聞有勸陛下幸越及闕者誠用其言大事去矣一日中使持御批來甚遽康伯讀之乃有旨如更一日虜騎未退且令放散百官康伯取焚之入奏曰審如聖訓百官既散主勢孤矣上問焚之何也康伯曰既不可付外施行又不可輒留私家故焚之上深以為然○高宗倦勤有與子之意康伯密贊大議及行內禪禮以康伯奉冊上即位禮遇優渥但呼丞相而不名○御書旌忠顯德之碑表其墓慶元初配享孝宗廟廷先謚文恭其孫將作監景參援文彥博例請改謚詔改謚文正○上謂輔臣曰陳康伯有器量朕扈從太上在金陵其從容不迫可比晉謝安臨終奏事無一語差繆出至殿廬而疾作輿至第薨

三月令沿邊措置屯田

尋命鎮江建康鄂州

荆南都統並兼提舉措置屯田兩淮湖廣總領淮南湖北京西帥漕兼提領措置屯田守臣兼管內屯田事

詔舉制科○詔定國是

未得所以為國是也叔敖曰國之有是眾所惡也恐王不能定也王曰不定獨在君亦在臣乎對曰君驕士曰士非我無從富貴士驕君曰君非士無從安存人君或至失國而不悟士或至飢寒而不進君臣不合則國是無從定矣莊王曰善願相國與諸大夫共定國是也臣聞國之有是至當歸一異議不得而搖之則度政惟和天下無事國無定是人懷異論不顧國家之安危不恤生民之利害惟求己勝以媒進取馴致危亡者多矣楚莊王孫叔敖小國之君臣其所論乃爾可以為萬世之法詔王弗進議誠有國之大戒今日之先務朕當與執政大臣凡百官僚思其未至以歸於是期共守之時錢端禮起戚里為首參窺相位甚急館閣之士相與上疏斥之皆為端禮所逐弗陰附端禮建為國是之說以助其勢○吏部侍郎陳俊卿抗疏力詆其非且為上言本朝無以戚屬為相此懼不可為子孫法及進讀寶訓適及外戚因言本朝

家法外戚不與政最有深意陛下所宜守上納其言端禮夏憾之諷使求去是秋出俊卿知建寧府而端禮亦卒不相

四月虜使來

報問使國書始謂上為宋皇帝云

吳璘來朝

尋進封新安郡

王判興元府○明年改判興州

五月蠲減征歛

減四川虛額錢○四年蠲福建鹽錢廣德

軍月椿錢○七年蠲淮浙丁錢鹽絹○九年減紹興府嚴處州丁絹額○淳熙三年減四川虛額錢減徽州稅絹額○六年免夔路科買金銀○七年振旱災降會子代納月椿錢○八年減房稅○十六年蠲紹興府和買絹四萬匹之半

李若川使虜

賀上尊號使

六月降姚岳官

岳為淮西提刑

奏本路蝗虫皆抱草本而死上曰岳敢以為嘉祥更欲宣付史館可降一官

秋七月詔諸路

體量守宰

詔諸路監司帥臣將見任老疾守臣限一月公共體量聞奏知縣委守臣體訪申取朝廷

指揮如監司守臣巨為容隱御史臺覺察以聞。明年六月廣西提刑張維奏曰昔漢宣帝嘗曰庶民各安於田里而亡嘆息愁恨之聲者政平訟理也。臣今攷察守令以政平訟理為臧以政不平訟不理為否而臧否之中復有優劣凡臧之品有三否之品有二詔諸路監司帥臣依張維所奏察本路守令限兩月各具臧否以聞不得連銜。五年秋令監司帥臣臧否鑄當二錢。以工部言小平錢工料委與當二錢守令一體遂詔從之。未幾從戶部之請給會二千萬仍將川蜀昨來發到鐵錢十五萬貫與會子品搭錢銀及公據於兩淮州軍換易其銅錢仰赴所在官司交納每七百文償以會子一貫尋以難行而止。

八月立皇長子愔為皇太子

子大赦。立外官辭見法。

文武守臣辭見並令上殿諸路釐務總管

副總管鈐轄都監並同。是冬又令監司郡守闕到並奏事訖之任如本貫川廣見在本鄉居住之人即仰知通結罪保

明取 旨 郝盜李金平

金聚眾攻擾廣東西諸州至是伏誅

九月立太子

妃錢氏。冬十月方滋使虜。

賀正旦使 虜使來

慶節尋又遣使來賀正旦自後不書 嚴苞苴禁

上知廣州張師顏任一道之寄却公以魚蠟來此作

苞苴可特 十二月以洪适為僕射

兼樞密使知院汪徹除樞密使

直

中興兩朝編年綱目卷第十四



